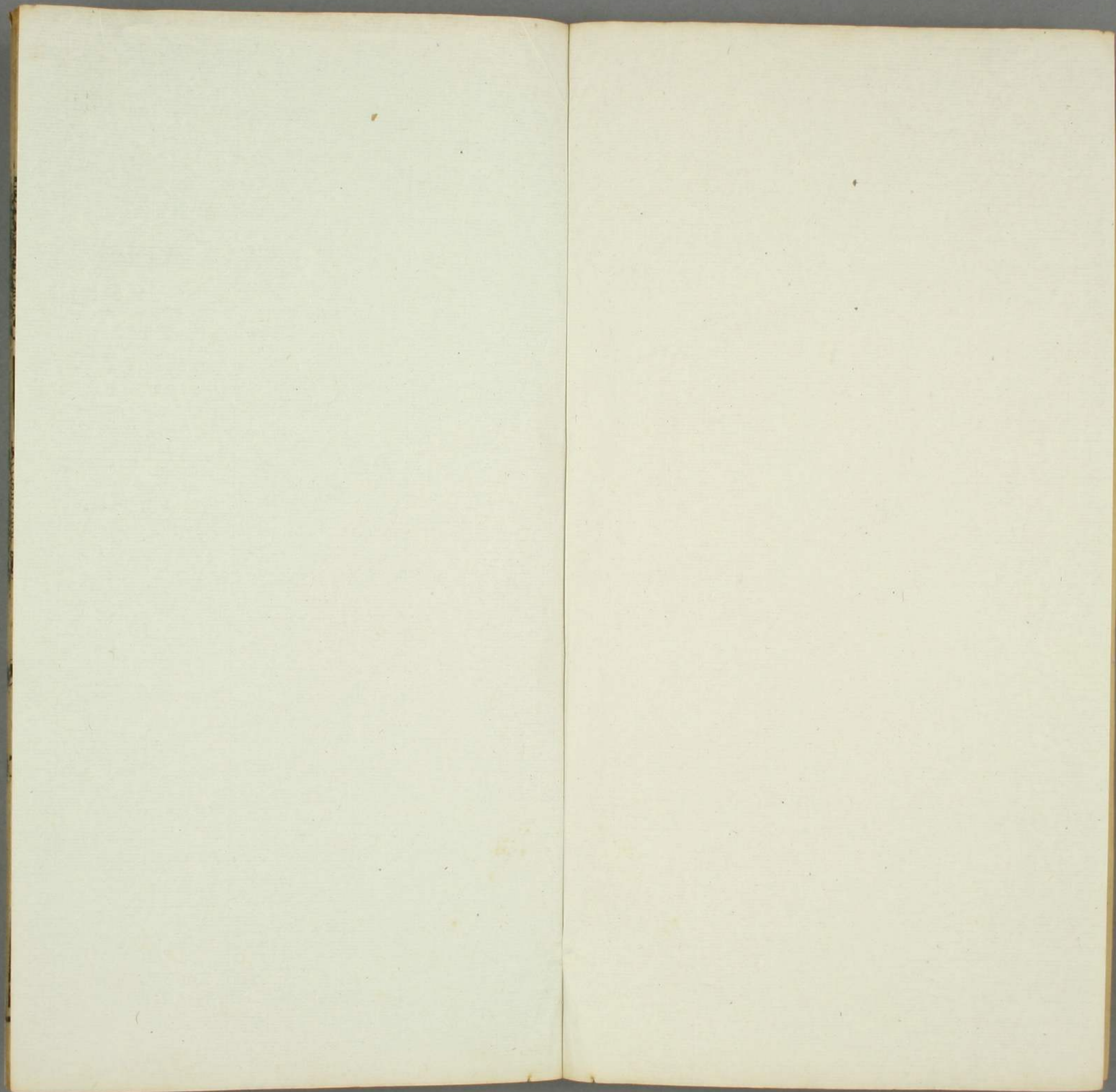




1046
31

卷九十六之一
宗廟





74
1046
31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八

鄒陽 馬 端臨 貴

著

宗廟考

祭祀時享

宋制太廟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開寶初上親享太廟見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上曰吾祖宗寧識亟命徹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於是判太常寺和峴言按唐天寶中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五代以來遂廢其禮今請如唐故事乃詔別設牙盤食禘祫時享皆用之

太宗端拱二年七月詔以今年八月二十四日親享太廟會有禁

利
289
31

宗廟考

出東井詔罷其禮

仁宗慶曆時四孟臘時享太廟攝事用羊豕各二祈報象尊一別廟增黃彝壺尊二親享則加犢

三年御史蔡稟言周制四時享親之禮有九今寺觀則車駕一歲再臨未嘗薦獻宗廟非奉先教民意帝謂輔臣曰三歲一祠郊廟而賚及天下若歲親行之則人有覬賞之心朕朝夕奉三聖御容於禁中未嘗敢怠也

太廟舊唯薦冰景祐二年趙良規請薦新如通禮宗正寺禮官參定正月韭菘郊二月冰三月筍含桃四月麥蕪五月瓜來禽六月菱茨七月粟稊雞棗梨八月酒稻菱九月小豆喬麥十月兔栗藟黃十一月鴈麇十二月魚增二十六種禮院因奏禮有薦新如朔奠自頃有司言宗廟則后廟可兼遂上前廟帝主薦冰請后主奉

后廟四時薦新如朔望牙盤食例宗正寺官充攝行禮詔可

神宗元豐三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祠禴烝嘗之名春夏則物未成而祭薄秋冬則物盛而祭備故許慎以品物少文詞多為祠而王弼以禴為祭之薄何休謂祈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行薦故曰嘗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故曰烝故禮記以嘗為大嘗周禮以烝為大烝孔安國亦以烝嘗為大享今太廟四時雖有薦新而孟享禮料無祠禴烝嘗之別伏請春加韭郊夏加麥魚秋加黍豚冬加稻鴈當饋熟之節薦於神主其籩豆於常數之外別加時物之薦豐約各因其時以應古禮從之

又言薦血之器禮所不載唐崔沔議曰毛血盛於槃宋書志南郊以二陶豆盛毛血開元開寶通禮及今儀註皆以豆盛之禮以豆盛菹醢登盛羹其薦毛血當以槃親享太廟但有三牲骨

體俎而無腸胃膚俎不應古義請於三牲骨體俎之外加以牛羊腸胃及豕膚俎各一古者祭祀無迎神送神之禮其於祭之末皆不拜案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鄭氏曰為將祭也即不言拜及祝告禮成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南亦不言拜近代事神拜而迎送殊非禮意請改定儀註聖王之事宗廟禮如事生故饌則薦四時之和氣與四海九州之美味貢則陳金璧龜帛以明共天下之財其餘無常必致國之所有以明遠物無不至自秦漢以來奉宗廟者不本先王之經訓有司奉行充其位而已故天下常貢入王府者未嘗陳於太廟良為濶略請親祠太廟並令戶部陳歲貢以充庭實仍以龜為前金次之玉帛又次之餘居後

太常禮院言舊儀親祠太廟車駕未至大次大祝宮闈令奉出

帝后神主置於座行禮畢已還齋殿方納神主今親祠皇帝至阼階太祝闈令始奉神主置於座行禮畢皇帝俟納神主然後降阼階舊八室帝主各以太祝遷納其后主止命太廟宮闈令二員恐致遲緩請權差七員同奉從之

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宗廟九獻王及后各四諸臣一自漢以來為三獻后無入廟之事相循至今若時享則有事於室而無事於堂禘祫則有事於堂而無事於室室中神位不在奧上堂神位不當袞有饋食而無朝踐度今之宜以備古九獻之意請室中設神位于奧東面堂上設神位于戶外之西南面皇帝立于戶內西面裸鬯是為一獻出戶立于展前北向行朝踐薦腥之禮是為再獻皇帝立于戶內西南行饋食薦熟之禮是為三獻詔並候廟制成取旨又言王制祭宗廟之牛角握周禮小司徒

九小祭祀奉牛牲天子之祭無不用牛者右郊祀錄稱宗廟社稷等祭悉用太牢今三年親祠而八室共用一犢及祫享盛祭有事攝事而不用太牢則為非稱請三年親祠并時享有司攝事太廟每室並用太牢詔親祠并祫享每室用太牢

又言古者人君臨祭立于阼阼者主階惟人君蒞之行事示繼體祖考親親之義且以尊別於臣庶也今朝享太廟設小次於殿下褥位之東西向設皇帝版位於廟東階之東南南向乃是古者大夫士臨祭之位殊失禮意請自今太廟行禮並設皇帝版位于東階之上西向更不設殿下版位及小次又曾子問曰欽幣玉藏諸兩階之間聘禮卷幣埋于西階東舊制宗廟燔其幣未合於禮請凡禮神之幣皆埋之西階東冊則藏諸有司之匱

五年詔自今太廟社稷前廟初獻差親王宗室使相節度使郡王后廟初獻宗室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歲以序差不赴者罰之其餘祖祭敕差行事者准此

六年十一月帝親祠南郊前期三日奉仁宗英宗徽號冊寶于太廟是日齋于大慶殿翌日薦享于景靈宮禮畢帝服通天冠絳紵袍乘玉輅至太廟宰臣百僚班迎于廟門侍中跪請降輅帝却乘輿步入廟趨至齋宮翌日帝服鞞袍至大次有司奏中嚴外辨禮儀使跪奏請行事帝服衮冕以出至東門外殿中監進大圭帝執以入宮架樂作升東階樂止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太祝宮闈令奉諸室神主于座禮儀使贊曰有司謹具請行事帝再拜詣壘洗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南北向樂止帝搢圭盥洗瓚拭瓚訖執圭宮架樂作升堂樂止登歌樂作殿中監進鎮圭帝搢大

主執鎮圭詣僖祖室樂止登歌奏瑞安之曲至神座前北向跪奠
鎮圭于纒藉執大圭跪三上香執瓚裸地奠瓚捧幣奠訖執圭俛
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內侍舉鎮圭以授殿中監至次室行事皆
如前儀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宮架與安之樂作文舞九成
止禮部戶部尚書以次官奉逐室俎豆宮架豐安樂作奠訖樂止
帝再詣壘洗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洗南北向立樂止
帝揖圭盥洗爵拭爵訖執圭宮架樂作帝升東階樂止登歌樂
作至僖祖室樂止宮架樂作帝揖圭跪受爵祭酒三奠爵執圭俛
伏興出戶外北向立樂止太祝讀冊文帝再拜詣次室皆如前儀
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亞
獻以次行事如前儀樂止帝詣飲福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宮架
僖安樂作帝再拜揖圭跪受爵祭酒三啐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搏
黍奠黍豆再受爵飲福酒訖奠爵執圭俛伏興再拜樂止帝還位
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太常博士徧祭七祀配享功臣戶部禮部尚
書徹俎豆登歌豐安樂作徹訖樂止禮直官曰賜朕行事陪祠官
皆再拜宮架與安樂作一成止太祝官闈令奉神主入諸祔室禮
儀使跪奏禮畢登歌樂作帝降階樂止宮架樂作出東門殿中監
受大圭歸次樂止有司奏解嚴轉仗赴南郊自元豐初命陳襄
等詳定郊廟禮文至是始用新儀

七年詔舊制薦新米麥之屬皆取於市今後宜令玉津瓊林宜春
瑞聖諸園及金明池後苑供具其所無者乃索之雜買務

詳定郊廟禮文所言古者薦新于廟之寢無尸不卜曰不出神
主奠而不祭近時擇日而薦非也天子諸侯物熟則薦不以孟
仲季為限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呂氏月令一歲

之間八薦新物開元禮加以五十餘品景祐中禮官建議以謂
呂紀簡而近薄唐令雜而不經於是更定四時所薦凡二十八
物除依詩禮月令外又增多十有七品雖出於有司一時之議
然歲時登薦新物自祖宗行之已久今欲稍加刊定取其間先
王所嘗享用膳羞之物見於經者可依舊制存之其不經者去
之庶幾不失禮意請自今孟春薦韭以郊羞以葑仲春薦冰季
春薦笋羞以含桃孟夏以蕤苺麥仲夏嘗雛以黍羞以瓜季夏
羞以茨以菱孟秋嘗栗以稷羞以棗以梨仲秋嘗麻嘗稻羞以
蒲季秋嘗菽羞以免以粟孟冬羞以鴈仲冬羞以膾季冬羞以
魚今春不薦鮪實為闕典請季春薦鮪以應經義無則闕之如
林檎蕎麥諸菓之類及季秋嘗酒皆不經見宜刪而去之凡新
物及時出者即日登獻既非正祭則於禮不當卜日漢儀嘗韭
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玄成傳以為廟歲二十五祠而薦
新在為自漢至于隋唐因仍其失薦新雖在廟然皆不出神主
今出神主則失禮尤甚請依韋彤五禮精義但設神座仍俟廟
成薦新于寢庶合典禮詔依所定如鮪魚闕即以魴鯉代之
八年太常寺言治平四年故事山陵前宗廟輟祭享遇朔望以內
臣行薦食之禮俟祔廟畢仍舊今景靈宮神御殿已行上食太廟
朔望薦食自當請罷從之

哲宗元祐七年詔太廟復用牙盤食舊制並於禮饌外設常食一
牙盤元豐中罷之禮官呂希純嘗建議曰先王之於祭祀皆備上
古中古及今世之食所設古器禮饌即上古中古之食也牙盤常
食即今世之食也而議者乃以為宗廟牙盤原於秦漢陵寢上食
殊不知三代以來自備古今之食請依祖宗舊制薦一牙盤及是

始從希純之議云希純又嘗奏開元開寶禮每廟室薦獻帝后各奠一爵其后爵謂之副爵每堂室只奠一爵帝后共享慢神瀆禮莫此之甚請帝后各奠一爵亦如其儀

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言按太廟儀註春夏用犧尊象尊秋冬用著尊壺尊各二已應周禮司尊彝之義又每享各用太尊二則是追享朝享之尊施之於禴祠烝嘗矣其為失禮明甚請自今四時享太廟不用大尊禮記郊特牲曰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周禮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說者謂天地有禮神之玉而無鬱鬯宗廟有鬱鬯而無禮神之玉然則宗廟之玉裸圭而已圭瓚之制以圭為枋其長亦有二寸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其容五升其徑八寸其勺之鼻為龍首所以出鬱鬯也其槃徑一赤所以承瓚也今親祀太廟以塗金銀瓚有司行事以銅瓚其大小長短之制皆不如禮請改製以應古制

十一月太常光祿寺言禮制局新定太廟陳設之儀蓋依周制籩豆各用二十有六簋簋各八以籩二十有六為四行以右為上羞籩二為第一行朝事籩八次之饋食籩八又次之加籩八又次之豆二十有六為四行以左為上羞豆二為第一行朝事豆八次之饋食豆八又次之加豆八又次之籩八為二行在籩之外籩八為二行在豆之外籩豆所實之物悉如周禮籩人醢人之制惟簋以稻粱簋以黍稷而茅苴以蓍坻醢以蜂子代之十二月禮制局言太廟祭器銅用三登用一竊考銅與登皆盛羹之器祭祀享牲於鼎升肉於俎其清芼以醢鹽蔬實之於銅則謂之銅羹不致五味實之於登則謂之大羹周官饗人祭祀共大羹銅羹是也且宗廟之祭用大牢而三銅實牛羊豕之羹固無可論者至於大羹止設

一登以少牢饋食禮考之則少牢者羊豕之牲也佐食羞兩鉶司
士進清二豆三牲之祭鉶既設王則登亦如其數請太廟設三登
實牛羊豕之清以為大羹明堂亦如之

政和四年比部員外郎何天衢言先王建祭祀之禮必得疏數之
中未聞一日並行兩祭者也今太廟薦新有與朔祭同日者夫朔
祭之禮行於一月之首不可易也若夫薦新則未嘗卜日一月內
皆可薦也新物未備猶許次月薦之亦何必同朔祭之日哉詔薦
新與朔祭同日即用次日

高宗建炎二年上幸揚州行南郊禮時太廟神主奉于壽寧寺前
一日上親詣寺行朝享謝禮禮成恭謝如儀時景靈宮神御奉安
于温州乃差官詣温州行禮

三年上幸杭州太廟神主併奉安于温州祭享皆差官攝事以禮
器未備五享權用酒脯行禮太廟朔祭每室例用一羊建炎初務
省約初用酒脯紹興五年復用羊

紹興七年上祀明堂于建康時有徽宗之喪先是太常少卿呂表
臣乞於大祀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前一日朝享太廟及是援熙寧
元年故事謂是時英宗喪未除不發景靈宮太廟之禮請如故事
翰林學士朱震以為不然謂王制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得越
紼行事監察御史趙煥言升祔以後宗廟常祭皆不當廢而當喪
享廟亦有顯據左氏傳曰烝嘗禘於廟曾子問曰已葬而祭此不
當廢也詩頌成王即位諸侯來助祭春秋文公四年十一月成公
薨六年十月猶朝于廟此顯據也既奏詔侍從臺諫議吏部尚書
孫近等十五人言謹按春秋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
作主特祀於寢烝嘗禘於廟社預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

時常祀自當如舊又按景德三年明德皇后之喪改易而服除其
宗遂享太廟合祭天地於園丘熙寧元年神宗居諒闇後用景德
故事躬行郊廟之禮則是攷古及今居喪得見宗廟將承明堂大
禮已在以日易月服除之後前一日皇帝合詣太廟朝享從之
禮部太常寺言將來明堂大禮依已降旨前一日朝享太廟檢照
景德熙豐南郊故事皆在諒闇之中當時親行郊禮除郊廟景靈
宮合用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接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
其逐處巡警場止鳴金鉦鼓角而已今臣僚欲議罷宗祀奏樂受
胙故事即無去奏樂受胙之文兼祖宗故事三載大饗明堂孟亦
為民祈福奏樂受胙合依祖宗累朝已行故事從之

先是監察御史趙渙言春秋有事于武宮叔弓卒去樂卒事以
卿佐之喪而猶去樂况天王后之喪而可用備樂乎載祀既殞

既葬而祭五祀則尸入三飯不侑不酹以五祀之祭猶廢侑酹
况宗廟之祭而可享受福釐乎故晉制國有大喪天地明堂皆
去聲樂且不受胙有唐祭日遇忌亦備樂而不奏此皆得禮之
體也陛下雖在喪服而猶宗祀者用王制之言不敢以卑廢尊
也今惟聲樂受胙於未安者蓋拜跪受釐既為嘉慶之事而虞
祔既畢則廟加先帝之坐陛下薦裸饋奠進詣徽室必將想像
平生悲哀感愴而乃金石絲竹雜然並奏豈不違神靈之至意
而傷陛下之孝心哉將來明堂大禮前一日乞依列聖故事躬
詣宗廟行朝享之禮其奏樂受胙二事乞寢庶合禮有旨令太
部太常寺討論故也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時孝宗已即位禮部太常寺言皇帝登極擇日詣太
廟行朝享之禮參酌紹興三年親享禮例牲牢禮料酒齊等並如每

歲五享施行從之

淳熙十六年二月光宗受禪詔以四月六日親享太廟

紹熙五年閏十月時寧宗浙東提舉李大性言切觀紹興七年侍

從臺諫禮官詳定明堂典禮其大略云居喪皆得見宗廟近者合

宮展祀陛下止詣明堂殿然臣之愚切謂與淳熙十五年事體不

同又况漢文以來皆即位而謁廟陛下龍飛已三越月未嘗一至

宗廟行禮變輿屢出過太廟門不入揆之人情似為闕典乞與二

三大臣議之早行擇日恭謝太廟少見祇肅宗廟之意於是詔遵

用三年之制其朝謁太廟委有妨礙

明年吏部員外郎李謙言事莫重於登極禮莫急於告廟蓋即

位必告廟示敬親也告廟必於歲首大其事也舜正月上日受

命于文祖禹正月朔而受命于神宗皆行告廟之禮也然禮以

變而或殊事隨時而亦異有不可以一例觀者議禮之家各持

一說不致其辨禮意無自而明夫嘉禮之與凶禮不可以並行

舉一必廢一故在禮經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縉而

行事蓋不敢以卑而廢尊也夫天地以尊而不廢宗廟以親豈

獨可廢乎况王制三年不祭之說諸儒之論亦自不同杜預之

說以為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蓋杜氏之意不以三年不

祭宗廟為是也今姑置常祭之說而論即位踰年告廟之禮無

幾禮簡而易明虛言無證則論不定請質事以明之且太甲之

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鬯王祇見厥祖百官猶總已以聽

豕宰則是太甲居仲士之喪而告廟也漢呂后以八年七月即

世九月大臣迎立代王元年十月辛亥文帝即祔謁高廟即是

文帝居呂后之喪而告廟也唐代宗以大曆十四年即世德宗

建中元年正月庚午朝享于太廟其後穆宗長慶之元年敬宗寶曆之元年武宗會昌之元年懿宗咸通之元年皆以正月朝享于太廟禘觀歷代之制雖小節不同大槩居喪雖權住祭踰年正月必告于廟載諸經史可考而知漢昭宣元成哀平六世皆以即位謁廟不待踰年則失之速唐太宗貞觀三年正月方事于太廟馬周得以為言則失之緩皆非禮之正也以歷代之事而求其當其惟踰年正月告廟乎其惟陛下自登極以來已享帝矣大行梓宮祭引在即來年正月盍行告廟之禮禮官未見申明者豈非以王制為據乎切謂即位之後已曾謁廟國有大故故可以未祭與居喪之後即位未經謁廟者事體不同考歷代已行之事宜於來年正月一日陛下躬行告廟之禮庶幾立一王之制示萬世之規乞下禮官指定施行詔令禮部太常

寺討論聞奏至是禮寺看詳乞俟皇帝從吉日討論典禮施行從之

禮部太常寺脩立郊祀大禮前一日朝享太廟行禮儀註

陳設

前享三日儀鸞司設大次于太廟東神門外道北南向小次于階東稍南西向又設文武侍臣次于大次之前行事助祭官宗室及有司次于廟之內外設東方南方客使次于文官之後西方北方客使次于武官之後各隨地之宜設饌慢於南神門外每室饌一又設七祀次于殿下橫街之北道西東向又設配享功臣次于殿下橫街之南東西相向每室功臣配享各為一次前享二日宮闈令帥其屬掃除廟之內外開壅坎於殿西階之東南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陞太常設七祀燎柴於南神門外光祿率

牲詣所太常陳登歌之樂於殿上前楹間稍南北向設宮架於庭中立舞表於薺綴之間戶部陳諸州歲貢於宮架之南神門外隨地之宜東西相向

前享一日奉禮郎禮直官設皇帝位版於階上飲福位於東序俱西向贊者設亞終獻位於小次南稍東助祭親王宗室使相在其南進幣爵酒官受爵酒官奉幣官薦牛俎官薦羊俎官實鑊水官薦豕俎官增沃鑊水官受幣官盥洗奉爵官奉瓚槃官進搏黍官舉冊官七祀獻官在助祭宗室使相之南並西向北上大禮使位於西階之西稍南與亞終獻相對行事光祿卿讀冊官光祿丞功臣南官在其西太常光祿以下皆稍却執事官位於其後助祭宰相使相位在大禮使之南執政官在其西又設監察御史位二於西階下俱東向北上奉禮郎太祝太官令於東階下西向北上協律郎位二一於

殿上磬簾西北一於宮架西北俱東向押樂太常丞於登歌樂簾北押樂太常卿宮架之北北向良醞令位於尊彝所俱北向簾香燈官宮闈令於室內北向西上又設助祭文武群臣宗室位於橫街之南東西相向諸方客位廟門之外隨其方國光祿陳牲於東神門外當門西向以南為上祝史各位於牲後太常設省牲位於牲西太禮使進幣爵酒官受爵酒官奉幣官受幣官盥洗奉爵官奉瓚槃官位於道南北向西上七祀配享功臣獻官在其後監察御史二位在西東向薦牛俎官眡滌濯官實鑊水官眡腥熟節官增沃鑊水官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冊舉冊官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宮闈令位在東西向北上禮部帥其屬設祝冊案於室戶外之右司尊彝帥其屬設幣篚於酌尊所次設籩豆簋盞之位每室左二十有六籩右二十有六豆俱為四行俎三二

在簋前二在豆前又設俎九在豆右為三重登一在簋豆間鉶三
 皆有柳在登前簋八簋八在簋豆外三俎間簋在左簋在右設爐
 炭於室外蕭高稷黍於其後又設毛血槃肝腎豆於室外之
 左稍前設尊彝之位每室俎彝一黃彝一皆有舟著尊二壺尊二
 皆壘加勺冪為酌尊太尊二山尊二犧尊二皆有壘加勺加冪設
 而不酌俱北向西上太常設七祀位於殿下橫街之北次向
 中雷門又設配享功臣位於橫街之南次內韓王趙普濟陽王曹
 西東向太師薛岳正太師石熙載鄭王滿美位在其西太師李
 太師王旦太師李繼隆位又在其西太師王曾王曾簡侍中曹
 位又於其西又設司徒韓琦太師曾公亮位於橫街之南道東西
 向太師富弼位在其東太師司馬光位又在其東太師韓忠彥位
 又在其東皆設神席太廟設神位版於座首司尊彝設祭器每左
 二簋右二豆俎一在簋前簋一籃一在俎前簋在左籃在右
 一以之象尊一在簋前如冪又設俎三於南神門外每室饌幔內

設進盤匝悅巾內侍位於皇帝版位之後分左右奉盤者北向奉
 匝及執巾者南向又設亞終獻盥洗爵洗於其位之北盥洗在東
 壘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實以爵
 太官令盥洗於西階下七祀配享功臣獻官盥洗各於神位之前
 七祀及配享功臣位前盥洗各一壘勺篚中各設於左右執壘篚者位其後享日
 未行事前官闈令開室帥其屬整拂神怪如常儀司尊彝入設祭
 器太府卿帥其屬入陳幣於篚幣以光祿卿帥其屬入實籩豆簋
 實籩四行以右為上第一行饅餌在前粉餐次之第二行饗在前
 黃白黑形鹽臠鮑魚鱸次之第三行乾棗在前濕棗栗濕桃乾桃
 濕梅乾榛榛實又次之第四行菱在前芡桌鹿脯次之豆四行以
 左為上第一行醢食在前糝食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醢醢昌本
 糜藿菁菹鹿藿菹菹棗藿又次之第三行葵菹在前羸醢脾析鹿

醢醢醢醢拍魚醢又次之第四行芹菹在前兔醢深蒲醢醢落
道鴈醢筍菹魚醢又次之簠實以稻梁梁在稻前簠實以黍稷稷
在黍前登實以大羹釔實以和羹滑太官今帥其屬入實俎前
之俎為二重以此為上第一重實以牛羊七體兩胛兩脅并脊而
兩胛在兩端兩有兩脅次之脊在中第二重實以羊胫七體其載
如牛豆前之用實以豕胫七體其載如羊豆右之俎九為三重以
北為上第一重實以牛羊豕首各一第一重實以牛胫胛胛其載
在上端刊肺三次之腸三胃三又次之一實以牛熟腸胛胛其載
一牛一實以豕胫胛胛其載三又次之一實以牛熟腸胛胛其載
羊熟腸胛胛一實以豕熟腸胛胛其載良醢令帥其屬入實彝及尊疊
右腥皆牛在左羊在中豕在右
學彝實以明水黃彝實以鬱鬯考尊二一實以玄酒一實醢齊皇
齊亞終獻酌之太尊二一實沈齊一實事酒象尊二一實昔酒一實盞齊一
實醢齊儀尊二一實沈齊一實事酒象尊二一實昔酒一實盞齊一
並設而不酌九壘之實又實七祀及配享功臣位禮饌每位左二
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鬯次之俎實以羊豕太常設燭於
神位前設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揖位於東神門外如省牲之
位設望瘞位於瘞坎之南如省饌之位儀鑾司設冊帷於南神門
外隨地之宜前朝享一日學士院以祝再授通進司進進御書訖
降赴尚書禮部

車駕詣太廟

前享一日皇帝於景靈宮朝獻畢既還大次禮部郎中奏解嚴訖
皇帝入齊殿文武侍祠行事執事助祭之官非從宗室先詣太廟
祠所其日禮直官宣贊舍人引禮部侍郎詣大次前奏請中嚴少
頃又奏外辦皇帝服履袍自齊殿詣大次出行門禁衛諸班親從
等諸司祗應人員以下迎駕奏聖躬萬福次知客省事以下樞密
都承旨以下知內侍省以下帶御器械官應奉祗應通侍大夫以
下武功大夫以下及幹辦庫務文臣一班迎駕奏聖躬萬福俟皇
帝即御座從駕宰執使相一班次管軍臣僚並奏聖躬萬福皇帝

乘輿出景靈宮櫺星門將至太廟御史臺太常寺闕門分引文武侍祠行事執事助祭之官宗室于太廟櫺星門外立橫班再拜奏迎訖退皇帝乘輿入櫺星門至大次降輿以入簾降侍衛如常儀宣贊舍人承旨勅群臣及還次

省牲器

是日未後二刻宮闈令帥其屬掃除廟之内外司尊彝帥執事者以祭器入設於位凡祭器皆藉以席又加巾蓋太府卿入陳幣於籠告潔畢未後王刻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並服常服詣東神門外省牲位光祿卿丞與執事者牽牲就位禮直官贊揖贊者引押樂太常卿入行樂架九亞終殿行事皆禮直官太常博士爵酒官進爵官行事皆禮直官引餘官皆贊者引次引祇祿濯官受及升自西階祇祿濯九行事執事官升階皆自西階内應奉官并執事隨應奉人次引申視祿濯官申視祿濯執事者皆舉纂曰

祭俱退復位禮直官稍前曰告潔畢請省牲前引省牲官稍前省牲訖退復位次引光祿卿出班巡牲一匝西向躬曰牲俱復位禮直官稍前曰省牲光祿丞出班巡牲一匝西向躬曰牲俱復位禮直官贊揖有司省訖請就省饌位揖訖引大禮使以下各就位禮直官贊揖有司省饌俱畢禮直官贊省牲畢揖訖俱還齊所光祿卿丞及執事者以次牽牲詣厨授太官令次引省鼎鑊官詣厨省鼎鑊視濯既次引實鑊水官詣厨實鑊水次引增沃鑊水官詣厨增沃鑊水協律郎展視樂器乃還齊所哺後一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實於槃又取胙管實于登俱置饌所遂烹牲宮闈令帥其屬掃除廟之内外

晨裸

享日丑前五刻行事用丑時十刻宮闈令開室帥其屬掃除禮部奠冊於

案太府卿入陳幣北祿卿入實籩豆簋盥太官令入實俎良醢令
入實彝及尊壘樂工師工人工舞以次入與執尊壘篚罍者各就
位執事官各入就位次御史臺太常寺閣門宣贊舍人分引文武
助祭官及宗室客使贊者引薦羊俎官以下宗室各入就位禮直
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詣廟東門外揖位立禮直
官贊揖訖先引監察御史按視殿之上下糾察不如儀者降階就
位次引大禮使以下各入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至大次禮
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閣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分立於大次外
之左右引禮部侍郎詣次前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符寶即奉
寶陳於宮架之側隨地之宜禮儀使當以前俛伏跪奏禮儀使臣
某言請皇帝行事奏請俛伏興還侍立禮儀使奏簾捲皇帝服衮
冕以出侍衛如常儀禮儀使以下前導至東神門外殿中監跪進

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入自正門侍衛不應入協律

郎跪俛伏舉麾與工鼓祝宮架乾安之樂作皇帝升階行止樂至階下

俛伏偃麾戛鼓而後止升自階皇帝升階大禮儀使從樂皆協律郎跪俛伏

以下分左右侍立九行禮儀使偃密院官太常卿閣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至位則分立於左右

引奉瓚官升詣僖祖室神位前西向立奉瓚槃官升詣皇帝版位

前奉瓚槃北向立次引奉神主官詣皇帝版位前俛伏跪奏奉神

主奏訖俛伏興退祠祭官於殿上承傳曰奉神主次引薦香燈官

搢笏於祔室內奉帝尊主設於座奉神主詣神位內於几後啓匱

退復次引宮闈令奉后神主如上儀設于座及以白羅巾覆之執笏

主官詣皇帝版位前伏跪奏奉神主訖奏訖俛伏興退禮儀使前

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曰再拜在位官皆

再拜訖次內侍各執槃匱悅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
搢大圭盥手內侍進槃匱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請悅手內侍進巾
皇帝悅手訖又奏請皇帝洗瓚奉瓚槃官進瓚內侍沃水皇帝洗
瓚又奏請拭瓚內侍進巾皇帝拭瓚訖樂止又奏請執大圭奉瓚
槃官奉瓚槃詣禧祖室尊彝所西向立以瓚涖鬯執彝者舉罍良
醞令酌鬯鬯訖先詣次室尊彝所北向立禮儀使前導登歌樂作
皇帝入詣祖室北向立樂止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奉瓚槃官奉
瓚槃西向以瓚授奉瓚官奉瓚官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執瓚
皇帝執瓚以鬯裸地奠瓚奉瓚官受瓚以授奉瓚槃官奉瓚槃官
以槃受瓚訖俱詣次室以俟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與前導皇
帝出戶外北向立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禮儀使前導皇帝詣
翼祖室次詣宣祖室次詣太祖室次詣太宗室次詣真宗室次詣
仁宗室次詣英宗室次詣神宗室次詣哲宗室次詣徽宗室裸鬯

並如上儀奉瓚官奉瓚槃官俱降復位良醞令還尊所禮儀使前
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宮架作與安之樂文
德之舞九成止太官令取肝以鬻力制之洗於鬯鬯貫之以骨燎
于爐炭薦香燈官以肝骨入詔神於室又出以薦祭于室戶之左
三祭於茅苴俱降詣盥洗位盥手悅手升復執事位

饋饌

享日有司陳鼎三十有三於神厨各在鑊右太官令帥進饌者詣
厨以匕升牛於鑊實于一鼎有臂膈脰正脊一直脊一橫脊一
長脅一短脅一代脅一背二骨以正
次升羊如牛升豕如羊各實于一鼎每室牛豕
各一鼎皆設高簾祝史對
舉入設於每室饌慢內次引視腥熟節官詣饌所視腥熟之節俟
皇帝晨裸畢還位樂止祝史抽局委于鼎右除罍加匕畢于鼎太

官令以七升牛載于一俎有臂膊在上端胛胛在下端脊脊在中次升羊豕各載于

俎其載如羊每室牛羊豕各一俎次引薦牛薦羊薦豕俎官搢笏奉俎以入

太官令引入正門官架豐安之樂作由宮架東至橫街折方進行

陳於西階下北向北上薦俎官搢笏奉俎以升執事者各迎於階

薦官奉俎詣僖祖室神位前北向跪奠先薦牛次薦羊次薦豕各

執笏俛伏興有司設牛羊豕俎於勝胃膏之前牛在左羊在右詣次

室奉奠並如上儀樂止俱降復位內執官降西側階出西次引薦

香燈官取蕭合黍稷糯於脂燎於燼炭又當饋熟之時取苴糯於

醢祭于豆間三又取黍稷肺祭如初藉用茅各還尊所次引奉幣

官進幣官受幣官受爵酒官進爵酒官升詣僖祖室奉幣官進幣

官受爵酒官進爵酒官在東西向北上受幣官在西東向次引奉

爵酒官升殿詣皇帝板位前奉爵北向立內侍各執盤匱悅巾以

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稽大圭盥手內侍進槃匱沃水皇

帝盥手又奏請悅手內侍進巾皇帝悅手訖又奏請皇帝洗爵奉

爵酒官進爵內侍沃水皇帝洗爵又奏請執爵內侍進巾皇帝執

爵訖樂止又奏請執大圭奉爵酒官受爵奉爵詣僖祖室酌尊所

西向立執尊者舉簾良醞令酌著尊之醴齊訖先詣次室酌尊所

北向立禮儀使前導登歌樂作殿中監進跪進鎮圭禮儀使奏請

搢大圭執鎮圭前導皇帝入詣僖祖室樂止官架作基命之樂翼

室大順之樂宣祖室天立之樂太祖室皇武之樂太宗室大定之

樂真宗室熙大之樂仁宗室美成之樂英宗室治隆之樂神宗室

大明之樂哲宗室重光之樂徽宗室承元之樂文舞作內侍先設繅藉於地禮儀使奏請

跪奠鎮圭於繅藉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搢大圭跪次內侍跪取

幣於篚以授奉幣官奉幣官授進幣官進幣官西向跪以進禮儀

使奏請受幣皇帝受奠訖受幣官東向跪受以興進奠於僖祖神

位前次奉爵官以爵授受爵酒官受爵酒官授進爵酒官進爵酒
官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執爵皇帝執爵祭酒三祭於茅真爵受
爵官以爵復於站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前導皇帝出戶外
北向又奏請少立樂止奉幣官進幣官受幣官奉爵酒官受爵酒
官進爵酒官俱詣次室內侍舉鎮圭授殿中監又以纁藉詣次室
先設於地次舉冊官搢笏跪舉祝冊讀祝官搢笏東向跪讀冊文
讀訖奠冊各執笏與先詣次室戶外東向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
帝再拜訖禮儀使前導皇帝詣每室奠圭幣酌獻並如上儀次奉
幣官進幣官受幣官奉爵酒官受爵酒官進爵酒官俱降復位內
侍舉鎮圭纁藉以鎮圭授殿中監以授有司讀冊官以下俱降復
位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
奏請還小次登歌樂作前導皇帝降自階樂止官架樂作將至
小次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皇帝入小次薦降樂
止文舞退武舞進官架正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

亞終獻

禮直官太常博士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執笏詣爵
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手以爵授執事者執笏拜詣僖祖室酌
尊所西向立官架作正安之樂武功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
獻進笏跪執爵執尊者舉罍太官令酌壺樽之盞齊訖先詣次室
酌尊所北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入詣僖祖室神御前
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於茅道
奠爵執笏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次詣每室酌獻並如上儀樂
止降復位初亞獻行禮將畢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終獻詣洗及升
殿酌獻並如亞獻之儀降復位初終獻既升次引七祀及配享功

臣獻官詣盥洗位稽首盥手悅手執笏詣神位前稽首跪執爵三
祭酒奠酌執笏俛伏與再拜詣次位並如上儀退復位詳七祀先
尊爵誌與少立次引太祝進詣位前
北向跪讀祝文訖退獻官再拜復位

皇帝飲福

初皇帝既晨裸光祿以牛左臂一骨及長脅短脅俱二骨以並載
于胙俎升設於僖祖室戶外俟終獻既升獻次引進俎官得黍太
祝太官令詣飲福位北向立奉俎豆爵酒者各立於其後禮儀使
奏請詣飲福位簾捲出次宮架樂作殿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
請執大圭前導皇帝至阼階下樂止升自阼階登歌樂作將至飲
福位樂止登歌僖安之樂作皇帝至飲福位西向立尚醞奉御執
尊詣酌尊所良醞令酌上尊福酒合置一尊尚醞奉御奉尊詣飲
福位殿中監奉爵尚醞奉御酌福酒殿中監北向捧以立禮儀使

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殿中監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得大圭跪
受爵祭酒三祭卒酒奠爵殿中監跪受爵以興太祝帥執事者持
胙俎進減神位前正脊二骨橫脊加於俎上內侍受俎以授進俎
官進俎官南向跪以進皇帝受俎奠之進俎官受俎以興以授內
侍退詣殿上稍西東向立太官令取黍于簋搏以授搏黍太祝太
祝受以豆北向跪以進皇帝受訖奠之搏黍太祝受奠以興降復
位次殿中監再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再受爵飲福酒奠爵殿
中監受虛爵興以授奉御執事者俱降復位禮儀使奏請執大圭
俛伏興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樂止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
歌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次引徹牛俎官徹徹豆及俎還豆俎
各二但少後故處
登歌豐安之樂作卒徹樂止徹牛俎官降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行
事助祭官拜贊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官皆再拜送神宮架興

安之樂作一成止

神主入室

次引奏奉神主官詣皇帝版位前俛伏跪奏奉神主入室次引薦香燈官搢笏
 伏興退祠祭官於殿上承傳曰奉神主入室次引薦香燈官搢笏
 奉帝主入右室訖薦香燈官先捧置於神座納神主於匱訖捧入右室執笏退復位次引宮
 闈令奉后主如上儀退復位次引奏神主官詣皇帝版位前俛伏
 跪奏奉神主入室訖俛伏興退禮儀使奏禮畢前導皇帝降自阼
 階登歌樂作至阼階下樂止宮架樂作出門樂止禮儀使奏請釋
 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以授有司皇帝還大次禮部郎中奏請解
 敢訖皇帝入齊殿宮闈令以黍稷肺祭祭藉用白茅束而埋之於
 西階東有司各取幣置於坎大禮使以下就望陞位禮直官曰可
 瘞寶土半坎太廟宮闈令監視次引大禮使以下詣東神門外揖
 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文武助祭官及宗室以次出次引七
 祀獻官詣南神門外七祀望燎位南向立有司置祝版於燎柴焚
 訖退太官令帥其屬徹禮饌監察御史詣殿監視收徹訖官闈令
 闔戶以降乃退太常藏祝冊於匱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九

鄱陽 馮 端臨 貴與 著

宗廟考

祭祀時享

親饗太廟別廟行禮儀註

誓戒

如紹興脩立郊祀誓戒儀註惟不置郊社令誓文曰今年七月十四皇帝為登寶位親行朝享太廟別廟各揚其職其或不恭國有常刑

致齋

皇帝散齋七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齋殿至行禮日自齋殿詣太廟餘如郊祀儀註

陳設

並同郊祀前一日朝享太廟禮惟不設四方客使次及陳諸州歲貢并實俎不以牛止用羊豕

省牲器

儀註如紹興十三年親享唯舊用未後二刻掃除廟內外陳設祭器幣篚三刻省牲饌鼎鑊樂器等今用其日質明

車駕自齊殿詣太廟

其日文武侍祠行事執事助祭官宗室先詣太廟祠所其從駕臣僚並服常服就次有司進輦於齊殿其從駕臣僚並俟從駕次禮且官宣贊舍人引禮部侍郎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辨皇帝自內服履袍詣齊殿即御座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祇應人員以下各自贊常起居自知客省事以下樞密都承旨以下入內

內侍省都知以下帶御器械官應奉祇應道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及幹辦庫務文臣一班常起居宣贊舍人贊從駕臣僚並

常起居九起居若止奏聖躬萬福次管軍臣僚並常起居該宣名即宣名若得不起居更皇帝乘輦降自西階稱警蹕待衛如常儀出和寧門將

大廟御史臺閣門分引文武助祭官宗室禮直官贊者引行事執事官俱詣廟櫺星門外立班再拜奉迎訖退內已奏起居止皇帝

乘輦入櫺星門至大次侍衛如常儀皇帝降輦入太次簾降舍人承旨教群官各還次以俟立班行禮

晨裸

並同郊祀前朝享太廟禮但諸帝室既裸也後禮儀使引皇帝至別廟后室前裸也如上儀

饋食並同郊祀前朝享太廟禮惟無牛鼎俎

宋月考

亞終獻

皇帝飲福

神主入室

並同紹興十三年儀註唯飲福不用牛俎

車駕還內

臣寮禁衛等起居迎駕奏聖躬萬福訖以俟從駕還內並如來儀
禮部郎中奏解嚴宣贊舍人承旨敕群官各還次將士各還其所
太廟時享儀註

時日

太常寺預於隔季以孟春擇日享太廟別廟關太史局
孟夏孟秋
孟冬並准
此若臘享則預於隔季以
臘享則以其太
常寺參酌訖具時告散官
太史局擇日報太常寺

齊戒

前享十日受誓戒於尚書省其日五鼓贊者設位版於都堂下初
獻官在左刑部尚書在右並南向亞終獻位於其南稍東北向西
上若冬享臘享則又設禮官位於終獻
之東其揖位皆牲位皆饌位准此監察御史位於其西稍北
京向兵部工部尚書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位
於其南稍西北向東上凡設太常丞光
祿丞位却丞却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官
闡令位於其東西向北上捧俎官薦香燈官位其後贊明贊者引
行事執事官就位立定禮直官引初獻降階就位禮直官贊揖在
位者對揖初獻搢笏讀誓文云某月某日孟春薦享太廟別廟
孟夏秋云孟秋冬云孟
冬臘享云季冬臘享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讀訖執笏
禮直官贊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官闡令以下先退餘官對拜乃
退散齊七日治事如故宿于正寢不弔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

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齊三日光祿卿丞太二日於本司宗室
親宅都廳如相妨即於宗學餘官無唯享事得行其餘悉禁前享
本司者並於太廟齋坊質明至齋所
一日質明俱赴祠所齋宮官給酒饌享官已齊而闕者通攝行事

陳設

前享三日儀鸞司設饌幔於東神門外別廟饌幔於本廟每室饌
若冬享則設配享功臣次於殿下橫街之南東西相向每室配享
功臣各為一次若臘享則設七祀次一於橫街之北道西東向
前二日有司牽牲詣祠所前一日宮闈令帥其屬掃除廟之內外
太常設祭器凡設祭器皆藉以以俟告潔既畢有司陳牲於東神
門外當門西向祝史各位於牲後太常設省牲位於牲西三獻官
在道南北向兵部工部尚書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
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宮闈令在道北南向俱西上九設押
丞以下位皆稍却若享日則監察御史於兵部尚書之西以北太

常陳禮饌於東神門外却東道北南向設省饌位版於禮饌之南
三獻官在南北向西上監察御史在西東向兵部尚書押樂太常
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宮闈令在
東西向北上捧俎官薦香燈官在其後太常設登歌之樂於太廟
別廟殿上前楹間却南北向設官架於太廟庭中立舞表於齋綴
之間享日丑前五刻禮直官贊者諸司職掌各服其服官闈令入
殿開室整拂神幄帥其屬掃除鋪筵在室內北墉下南向几在筵
上如常儀太常陳幣篚各於神位前之左幣以祝版各於神位之
右置於坵次祭器實之每室左二十有六籩為四行以右為上右
二十有六豆為四行以左為上俎二一在籩前實以羊一在豆前
實以豕腥七又俎六在豆右為三重以北為上第一重實以羊豕
體其載如羊又俎六在豆右為三重以北為上首各一第三重實
以羊腥腸胃肺膂膈一在上端膂膈三次之腸三胃三又次之一
實以豕腥膂膈膈九橫載第三重一實以羊熟腸胃肺一實以豕熟膂膈

宗廟考

其載如腥皆羊登一在籩豆間實以大羹釧三在登前實以羹簋八簋

八在籩豆外二俎間實以簋簋在左實以黍稷登一

在籩之左實以肝祭一在室戶外稍東實以毛血爐炭於室戶外之左稍

前置蕭蒿於篚設尊壘於殿上為二重著尊二加勺實以酒為上尊實以

齊初獻酌之實以醴壺尊二加勺實以酒畢實以酒又設鳥彝一并舟在

舟在著尊之右實以酒秋冬臘享則設羊彝實以酒加勺實以酒畢又設鳥彝一并舟在

著壘之右實以酒臘享則設黃彝實以酒太尊二實以酒山尊二實以酒齊

尊二實以酒齊象尊二實以酒壘皆實以明水俱北向西上皆

加畢設而不酌實以酒爵站三在尊之前太常設燭於神位前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北實以酒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慢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實以酒

省牲器 同郊祀前朝享太廟禮

文獻通考卷九十九

宗廟考

五

晨裸

享日丑前五刻

行事春冬用丑時七刻夏秋用丑時一刻

祠祭官引宮闈令入詣殿庭

北向立祠祭官曰再拜

宮闈令再拜升殿開室整拂神幄帥其屬

掃除退就執事位次

引薦香燈官入詣殿庭北向立九宮闈令薦香燈祭組官

行事皆祠祭官引

祠祭官曰再拜薦香燈官再拜升殿各就執事位次樂

正帥工人二舞入就位

太廟別廟登歌工人俟監察御史點閱訖升西階各就位次太官令光

祿丞帥其屬實饌具畢光祿丞還齊所次引光祿卿入詣殿庭席

位北向立贊者曰再拜光祿卿再拜升殿點視禮饌畢次引監察

御史升殿點閱陳設糾察不如儀者九點視及點閱皆先詣儀光祿卿還齊所餘官各服祭服次引行事執事官詣東神門外揖位

立定禮直官贊揖次引押樂太常卿太常丞協律郎次引監察御

史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入就殿下席位北向立次引初獻兵部工

部尚書亞終獻入就殿下席位西向立若冬享臘享則引禮官祠祭官於殿

上贊奉神主次引薦香燈官入室揖筭於祔室內奉帝王設於座

奉神主詣神幄內於几後啓置設于座以白羅巾覆之執筭退復執事位次引宮闈令奉后

主奉別廟宮闈令奉后主如上儀以青羅巾覆之退復執事位次祠祭官於

殿上贊奉神主訖禮直官稍前贊有司謹具請行事贊者曰再拜

在位者皆再拜次引監察御史押樂太常卿太常丞奉禮協律郎

太祝太官令各就位立定太官令跪儀祖位尊齊所次引初獻詣盥洗位北向

立揖筭盥手悅手執筭詣爵洗位北向立揖筭洗瓚授執事者執

筭升殿詣僖祖室尊彝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瓚授初獻初獻揖筭

跪執瓚執彝者舉罍太官令酌爵也訖先詣宣祖室尊彝所北向

初獻以瓚授執事者執筭與詣僖祖室神位前北向立揖筭跪次

引奉禮郎揖筭西向跪執事者以瓚授奉禮郎奉瓚授初獻初獻

執瓚以鬯裸地奠訖以瓚授執事者次執事者以幣授奉禮郎奉
禮郎奉幣授初獻執笏與先詣宣祖室神位前西向立初獻受幣
奠訖執笏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次詣宣祖室太祖室太宗室
真宗室仁宗室英宗室神宗室哲宗室徽宗室欽宗室次降西側
階詣別室升西階詣懿節皇后室安穆皇后室安恭皇后室裸鬯
奠幣並如上儀訖降東側階由東廊俱復位立協律郎跪俛伏舉
麾興工鼓祝宮架作興安之樂孝熙昭德之舞九成偃麾戛鼓樂
止凡樂皆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訖而後作偃麾戛鼓而後止既晨裸薦香燈官入取毛血
奠於神座前別廟以太祝太官令取肝以鷹刀制之洗於爵鬯貫
之以管燎于爐炭薦香燈官以肝骨入詔神於室別廟以太祝又
出以隨祭于室戶外之左三祭于茅苴退復位

饋食

享日有司帥進饌者詣厨以匕升羊實于一俎肩臂膾在上端肫
直脊一橫脊一長脊一短脊一俎每室羊豕一
一代骨一皆二骨以並在中次升豕如羊實于一俎每室羊豕入
設於饌幔內俛初獻既升裸訖捧俎官及執事者捧俎入詣西階
下北向北上次引兵部工部尚書詣西階下搢笏捧俎兵部奉羊
升殿宮架豐安之樂作詣僖祖神位前北向跪奠先薦羊次薦豕
各執笏俛伏與有司入設於巨右腸胃膾之前羊在左豕在右次詣每室
奉俎並如上儀樂止次詣別廟奠俎如前太廟之儀惟登歌作降
東側階由東廊復位初奠俎訖次引薦香燈官取蕭合黍稷搯於
脂燎於爐炭當饋熟之時薦香燈官取苴搯於醢祭于巨間三又
取黍稷肺祭如初俱藉以茅別廟以太祝退復位次引太祝詣僖
祖室前東向立次引初獻再詣盥洗位宮架正安之樂作初獻升
皆行正至位北向立搢笏盥手悅手執笏詣爵洗內北向立搢笏

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止登歌樂作詣僖祖室酌尊所
西向立樂止登歌基命之樂作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跪
執爵執尊者舉審太官令酌著尊之醴齊訖先詣宣祖室酌尊所
此向立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入詣僖祖室神位前北向立
搢笏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登酒三祭于茅苴奠爵執笏
俛伏興出戶北向立樂止次太祝搢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興先
詣宣祖室戶外東向立初獻再拜次詣每室及詣別廟行禮立如
上儀初獻詣別廟升降登歌作崇安之樂初獻將降階登歌作降階
樂止宮架樂作復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作正安之樂舞者
立定樂止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悅手執笏詣爵
洗立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僖祖室酌
尊所西向立宮架作武安之樂禮洽備祥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
獻搢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審太官令酌壺尊之盎齊訖先詣宣祖

室酌尊所北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僖祖室神位前
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于茅苴
奠爵執笏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次詣每室并別廟行禮並如
上儀亞終獻詣別廟酌獻初亞獻既入太室引終獻詣洗及升殿
行禮並如上獻之儀訖俱降復位若冬享則俛終獻將升次引禮
笏詣酌尊功臣神位前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伏興再
拜詣次位行禮並如上儀退復位若臘享則俛終獻將升次引禮
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悅手執笏詣司命神位前搢笏跪執笏
祭酒奠爵執笏伏興少立次引太祝進詣神位前北向搢笏跪
讀祝文讀訖執笏興復位禮官再拜詣每室次引太祝徹籩豆
各一火移故處登歌恭安之樂安之樂卒徹樂止次引宮闈令東茅訖
俱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贊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送
神宮架興安之樂作一成止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入在室次

文獻通考卷九十一 宗廟考

引薦香燈官搢笏奉帝主入柘室薦香燈官先捧匱置於神座執
物退復位次引官闈令奉后主并引別廟宮闈令奉后主入柘室
並如上儀退復位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入柘室訖次引初獻
兵部刑部尚書亞終獻就望瘞位若冬享臘享則又有司詣室取
幣束茅直於坎次引監察御史押樂太常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就
望瘞位立定禮直官曰可瘞空工半坎本廟宮闈令監視別廟殿
令監視次引初獻以下詣東神門外揖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
若臘享則次引禮直官詣西神門於七望大官令帥其屬徹禮饌次
引監察御史詣殿監視收徹訖還齊所宮闈令闔戶以降太常藏
祝版於匱光祿卿以肱奉進監察御史就位展祝光祿卿望闕拜
拜乃退

太廟薦新儀註

陳設

前一日有司設新物於太常卿齋所至日以行事設邊豆於每室
戶外以新物實之每室孟春豆三實以韭苡芡仲春豆一實以冰
豆三實以雞肉大小麥仲夏豆二實以雞雞黍邊一實以瓜李夏
邊二實以黍稷孟冬豆一實以鴈仲冬豆一實以麋李冬豆一乃
實之以魚又設盥洗於階下直東雷北向壘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
南肆實以巾設太常卿席位於殿下東南西向

省饌

前一日祠祭官引官闈令詣太常卿齋所同眡新物應饌者有司
詣厨省饌以時帥其屬臨造

行事

薦新日祠祭官引官闈令先入詣殿庭北向立祠祭官曰再拜宮
闈令再拜升自西階九行事執事官開室不出帥其屬掃除退就

執事位次有司實新畢禮直官引太常卿常服入就殿下席位西
向立贊再拜太常卿再拜次引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腕手
執笏升殿詣僖祖室戶外搢笏執事者以新物授太常卿太常卿
受新物奉入詣神位前北向跪奠執笏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
次詣宣祖室太祖室太宗室真宗室仁宗室英宗室神宗室哲宗
室徽宗室欽宗室別廟懿節皇后室安穆皇后室安恭皇后室行
禮並如上儀降復位少立退宮闈令闔戶降退
郊祀大禮前二日朝獻景靈宮行禮儀註

陳設

前朝獻三日儀鸞司設大次於齊殿又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
前隨地之宜行事助祭官宗室及有司次於宮之内外各隨地之
宜設東方南方客使次於文官之後西方北方客使次於武官之
後又設饌幔於殿門外隨地之宜前二日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宮
之内外太常設燎爐於殿門之外又陳登歌之樂於殿上前楹間
稍南北向設宮架於殿門外隨地之宜立舞表於簫綴之間前朝
獻一日奉禮郎禮直官設皇帝位版於阼階上西向飲福位於聖
像之西南北向望燎位於殿下之東南向贊者設亞終獻位於阼
階之東稍南西向大禮使左僕射於西階之西稍南東向與亞終
獻班相
對行事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刑部侍郎光祿卿讀冊官舉冊
官光祿丞於其西光祿丞
稍却執事官位又於其後奉禮郎擗黍太祝
太社太官令位於亞獻之北西向稍却監察御史位二於大禮使
之北東向俱稍却又設協律郎位二一於殿上磬處之西北一於
宮架西北俱東向押樂太常丞於登歌樂處北押樂太常卿位於
宮架之北良醞令於酌尊所俱北向又設文武助祭官宗室位於

行事執事官之南東西相向諸方客使位於殿門之外隨其方國
又設告潔位於殿門之外設大禮使左僕射位於道西東向行事
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
冊官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搏黍太祝郊社太
官令位於道東西向北上押樂太常丞以下位稍却監察御史位於尚書之右
異位稍却光祿陳禮饌於殿門內在南北向西上監察御史位二在西東
禮饌之南太禮使左僕射在南北向西上監察御史位二在西東
向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光
祿卿讀冊官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搏黍太祝
郊社太官令在東西向北上禮部帥其屬設祝冊案於殿上之西
司尊彝帥其屬設玉幣篚於酌尊所次設盞豆簋簠之位於聖像
前左十有一盞右十有一豆俱為三行俎一在盞前盞一盞一在

盞豆外盞在左盞在右又設尊壘之位著尊二壺尊二皆有壘加
勺罍為酌尊太尊二山尊二犧尊二象尊二皆有壘加罍設而不
酌並在殿上稍南北向西上又設盞豆簋簠俎各一於饌幔內設
御盤匱於階上并供進盤匱悅巾內侍坐並於皇帝版位之後
分左右奉盤者北向奉匱及執巾者南向又設亞終獻盥洗爵洗於其位之北盥
洗在東爵在東爵盥洗在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洗爵之篚執壘則又實以爵
篚者各位於其後朝獻日行事前太常府卿帥其屬陳幣於篚幣
少府監帥其屬入陳禮神之玉置於聖像前王以四光祿卿帥其
屬入實盞豆簋簠盞豆簋簠第二行以右為上第一行形盞在前黎稷俎次
行奏在前交東乾柿次之豆三行以左為上第一行形盞在前黎稷俎次
道青豆葵豆次之第二行篚在前麋筋松脯醢脯次之第三行筍
食在前瓜蔬醬次之太官令帥其屬入實俎實以乳餅良醢令帥
其屬入實尊看尊二一實文酒一實醴齊皇帝酌之壺尊二一實
文獻通考卷九十九 宗廟考

齊山尊二一實益齊一實醴齊儀尊二一實沈齊一實事酒有
象尊二一實昔酒一實清酒並設而不酌九壘之實各視其尊有
司設神御殿禮饌及供奉之物如常儀太常設燭於聖像前又設
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揖位於殿門外如告紫之位儀鸞司設
神位版幄又設冊幄於殿門外各隨地之宜

省饌

前朝獻一曰質明太社令帥其屬掃除宮之內外訖司尊彝帥執
事者以祭器入設於位九設祭器皆籍以席篋豆又加中蓋太府卿少府監入陳玉
幣告紫畢少頃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並常服詣殿門外
告紫位禮直官贊揖訖贊訖者引押樂太常卿入行樂架九亞終
皆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大禮使執政九亞終次引禮部尚書入升自西階
抵滌濯九行事執事官升階皆自西階內應奉次引左僕射申祗
滌濯執事者皆舉罍曰紫俱退復位禮直官稍前曰告紫畢請就

省饌位揖訖引大禮使以下各就位禮直官贊揖有司省饌具畢
禮直官贊省饌畢揖訖俱還齊所次引禮部尚書詣厨祗濯溉次
引刑部尚書詣厨實鑊水刑部侍郎增沃鑊水協律郎展視樂器
乃還齊所晡後太社令帥跪俛伏舉麾興工鼓祝宮架乾安之樂
作皇帝升降行止至阼階下偃麾戛鼓樂止九樂皆協律郎跪俛
後依偃麾戛伏樂麾興工鼓祝而升自阼階大樂使從皇帝升降大登歌樂作左右侍
量人數至版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以下分左右侍立九行禮皆
禮儀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禮儀使
官祭作大安之樂發祥流慶之舞俟樂作三成止先引左僕射吏
部尚書侍郎升詣聖祖座前立左僕射吏部尚書俱西向北上吏
部侍郎東向樂作六成樂止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曰
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內侍取玉幣於篚立於尊所又內侍各執盤

臣院中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樂
匝沃水皇帝盥手內侍進巾皇帝悅手訖又奏請皇帝執大圭樂
止禮儀使前導登歌靈安之樂作殿中監跪進圭禮儀使奏請搢
大圭執鎮圭前導皇帝詣聖祖座前北向立內侍先設繅藉於地
禮儀使奏請跪奠鎮圭於繅席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搢大圭跪
內侍加玉於幣以授吏部尚書吏部尚書以授左僕射左僕射西
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授玉幣皇帝受奠訖吏部侍郎東向跪受
以興進奠於聖像前左僕射吏部侍郎權於殿上稍西東向立吏
部尚書降復位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再拜皇帝再
拜訖樂止禮儀使奏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
止內侍舉鎮圭繅藉以鎮圭殿中監以授有司

薦饌

朝獻日太官令以饌實於俎及籩豆簠簋陳於饌慢內東西相向
俎實以乳餅饌實以粉粢豆實以粢食簠實以梁簋實以黍稷俛伏皇帝升奉王幣訖還位樂止次
引禮部尚書詣饌所執籩豆簠簋以入戶部尚書詣饌所奉俎以
入太官令引入正門官架言安之樂作設於西階下北向北上奉
俎者在南次引禮部尚書搢笏執籩豆簠簋戶部尚書搢笏奉俎
以升執事者各迎於階上禮部尚書奉籩豆簠簋於聖像前北向
跪奠訖執笏俛其屬掃除宮之內外學士院以祀冊授通進司進
御書訖降付尚書禮部

車駕自大慶殿詣景靈宮

朝獻日文武侍祠行事助祭之官宗室駕者非從先詣景靈宮祠所次
禮直官宣贊舍人引禮部侍郎詣大慶殿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
辦皇帝服履袍詣大慶殿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祗應

人員以下各自贊常起居次知客省事以下樞密都丞旨以下知
內侍省事以下御帶器械官應奉祗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
以下及幹辦庫務文官一班常起居俟皇帝即御座從駕宰執使
相以下一班次管軍臣僚並常起居從駕宰執使相以下一班次
管軍臣僚並常起居若得旨俛起皇帝乘輿鳴鞭出行宮北門將
至景靈宮御史臺太常寺閣門分引文武侍祠行事執事助祭之
官宗室于宮櫺星門外立班再拜奏御訖退已起居者止奏聖躬
事前尊者先退各朝祭服皇帝乘輿入櫺星門至大次降輿以入
簾降侍衛如常儀以俟行事

奉玉幣

朝獻日未行事前諸行事及助祭之官各服其服大祝奠冊於案
太府卿少府監入陳玉幣光祿卿入實籩豆簠簋太官令入實俎
良醞令入實尊罍樂正帥工人二舞以次入興執尊罍饗者各
就位次御史臺太常寺閣門宣贊舍人分引文武助祭官及宗室
客使入就位次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詣殿
門外揖位立禮直贊揖訖先引監察御史按視殿之上下糾察不
如儀者降階就位次引大禮使以下各入就位次禮儀使樞密院
官太常卿閣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分立於大次外左右次引禮
部侍郎詣次前奏請中嚴少須又奏外辦符寶即奏寶陳於宮架
之側隨地之宜禮儀使當次前俛伏跪奏禮儀使臣某言請皇帝
行事奏訖俛伏興還侍立禮儀使奏
禮畢在此簾捲皇帝服衮冕以出侍衛
如常儀使以下前導至殿門外殿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
圭前導皇帝入自正門侍衛不應入
着止於門外協律郎伏興有司設籩於糗
餌前豆於醬前簠於稻前簋於黍前次戶部尚書奉俎於聖像前

北向跪奠訖執笏俛伏興有司設於豆前樂止俱降復位次引左
僕射吏部侍郎詣聖祖座前立左僕射西向吏部侍郎東向次引
吏部侍郎奉爵升詣皇帝版位前北向立內侍各執盤匱帨巾以
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盤匱沃水皇
帝盥手內侍進巾皇帝拭爵訖樂止又奏請皇帝洗爵吏部侍郎進爵
內侍進巾皇帝拭爵訖樂止又奏請執大圭登歌祖安之樂作吏
部侍郎受爵奉爵詣酌尊所東向立執尊者舉冪良醞令酌者尊
之醴齊禮儀使前導皇帝詣聖祖座前北向立禮儀使奏請搢大
圭跪吏部侍郎以爵授左僕射左僕射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
執爵進酒再進酒三進酒俱以爵授吏部侍郎吏部侍郎東向跪
受爵置於聖祖座前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皇帝少
立樂止左僕射以下俱復位舉冊官搢笏跪舉祝冊讀冊官搢笏

東向跪讀冊文讀訖奠冊各執笏與俱降復位禮儀使奏請再拜
皇帝再拜訖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版位西向立
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禮直官大
常捧士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祝手執笏詣爵洗位
凡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執笏升詣酌尊所東向立宮
架作冲安之樂降真觀德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跪
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壺尊之盎齊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
笏與詣聖祖座前北向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三
進酒執笏俛伏興少退北向再拜訖樂止降復位初亞獻行禮將
畢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終獻詣洗及升殿酌獻並如亞獻之儀訖
降復位初終獻既升獻戶部禮部尚書升詣殿西東向立次引殿
中監太祝太官令詣飲福東向立奉豆及爵酒者各立於其後禮

儀使奏請詣飲福位前導皇帝登歌樂作將至位樂止又登歌報
安之樂作皇帝至飲福位北向立尚醞奉御執尊詣酌尊所良醞
令酌上尊福酒各置二尊尚醞奉御酌福酒殿中監西向奉以立
禮儀使奏請再拜殿中監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受
爵祭酒于也啐酒奠爵殿中監跪受爵以興太官令取黍于盞搏
以授太祝太祝受以豆東向跪以進皇帝受豆奠之太祝乃受以
興降復位次殿中監再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受爵飲福酒奠
爵殿中監受虛爵以興以授尚醞奉御執事者俱降復位禮儀使
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樂止禮儀使前導皇
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次引禮部尚書詣聖像
前徹豆次戶部尚書徹俎豆俎冬一俱少移故處登歌吉安
之樂作卒徹樂止禮部戶部尚書降復位禮直官曰賜福酒行事
助祭官拜贊者承傳曰賜福酒再拜在位官皆再拜送直官祭太
安之樂作一成止

望燎

太安之樂畢禮儀使奏請詣望燎位前導皇帝詣望燎位登歌樂
作降自階樂至宮架樂作至位南向立樂止初賜福酒再拜訖
吏部侍郎帥太祝執籩進詣聖祖座前取幣祝冊執事官以俎載
黍稷飯及爵酒降階置於柴上禮直官曰可燎東西各以炬燎半
柴禮儀使奏禮畢前導皇帝還大次宮架樂作出門外禮儀使奏
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以授有司侍衛如常儀皇帝至大次
樂止禮部奏請解嚴次引大禮使以下詣殿門外揖位立禮直官
贊禮畢揖訖退宣贊舍人等分引文武助祭官及宗室客使以次
出次引諸神御殿分獻官及太祝各入就位太祝在南北向分獻

官在東西向神御殿殿官贊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太祝升詣香案之西東立次引分獻官升詣香案前北向立搢笏三上香跪
執瓊奠茶三奠酒執笏俛伏興少立太祝跪讀祝文讀訖以興舉
版置於案降後位分獻官再拜訖降復位退其後南郊並如儀

先公遺老齋雜誌景定庚申秋大享明堂以余為殿中監進
接主官明堂之禮主上執大圭以行事奠鎮圭以禮神圭之
為性潤滑上所執處以錦纏之供奉官則以腦子粉澤手防
滑墜也二圭皆以中貴一員掌之太常寺吏一人隨直皆在
殿中監左右上詣景靈宮入思成門則跪進大圭上執以行
至大次釋圭以授殿中監入大次暨奏中嚴外辦捲簾跪進
如初上執詣纒位其時殿中監急趨禔室外奉鎮圭以俟須
臾上且至入室禮吏喝云搢大圭執鎮圭上既自搢于腰間

遂跪進鎮圭上受以奠于神幣前禮吏又喝云執大圭上自
腰間取以執則殿中監急就神幣前取鎮圭入第二室九禮
吏之引喝殿中監之跪進一如初室至十三室然後獻禮畢
上執圭就纒位東向立以俟亞終獻行禮九明堂行禮之日
設大次于殿廊上入俟嚴辦設小次于殿門右上還小次以
俟亞終獻行禮然祖宗嚴禋帝祖例不還小次示恭勤也上
暮年有內迫之證既還纒位余方在室中收鎮圭以付內侍
實不在上在前忽有旨還小次內侍於上手取圭以從還余
方至太常少卿趙與訔呵詰曰殿中監何在上還小次無人
接圭余為震恐因思惟有自効 罪而已禮吏曰祖宗時未
嘗還小次此謂之非次還內尊官若待罪乃顯上失宜付之
忘言余心是之但從內侍取大圭跪俟小次簾外而已須臾

卷九
禮畢詣殿門俟上至而後畢事自初日朝獻景靈宮次日朝
享大廟又次日明堂殿行禮皆如之禮云九執玉執輕如不
克况與人主相授受乎其最可畏者上将入門跪進圭進圭
進訖急趨旁側立恐妨天步之入也上将出門跪接訖又
急趨旁側立恐妨天步之出也當是時倉皇失措在俄頃間
耳非夫十日端莊敬懼者不在此選朝廷蓋重其人難其事
云

右(宋)朝太廟原廟祭禮惟郊祀前親享為盛儀註已見於
前遺老齋雜誌所書執圭一則并附見于此

四孟朝獻景靈宮儀註

齋戒

朝獻前一日皇帝齋於內殿御崇政殿視事如故唯不弔喪問疾
作樂有司不奏刑殺文書其行事前導官齊於本司治事如故唯
不判書刑殺文書及行刑

陳設

前期有司陳香案及供奉之物於聖祖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并
諸帝后位前儀鸞司設御幄於殿東廡西向設皇帝褥位於殿下
東階之東西向及鋪設黃道褥褥并逐香案前褥位

內第二日上
諸後殿行禮

朝獻

其日贊明皇帝服履袍出內即御座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
諸司祇應人員已下於崇政殿各自贊常起居次從駕臣僚并應
奉前導陪位官并管軍於崇政殿起居如閣門儀訖先退以俟從
駕俟皇帝自崇政殿乘輦出行宮北門將至景靈宮侍臣前導及

陪位官於景靈宮櫺星門外殿門外迎駕起居再拜訖次有司引陪位官先詣殿下北向立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詣御幄前北向立禮直官引侍臣二員升殿詣聖祖天尊大帝香案前東西相向對立諸帝后御前即引侍臣一員於香案前西向立陪位文武官入詣殿下北向立定俟皇帝乘輦櫺星門於東廊便門步至御幄簾降閣門官於東幄前相向立閣門報班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於御幄前俯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朝獻之禮奏訖復興禮畢簾捲太常卿閣門外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皇帝詣殿下褥位西向立凡行禮皆太常卿閣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至位即分立於左右太常卿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升自東階詣聖祖天尊大帝位香案前褥位北向立內侍奉香太常卿奏請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內侍以茶酒授侍臣侍臣

西向跪以進又奏請皇帝跪進茶進酒再進酒三進酒以授侍臣侍臣置于聖祖天尊大帝位前又奏請俛伏興又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降東階詣殿下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御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訖行事前導陪位官等先詣中殿立班如前殿儀俟皇帝中殿御幄簾降閣門報班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於御幄前俯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朝獻之禮奏訖伏興禮畢簾捲太常卿閣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皇帝詣殿下褥位西向立太常卿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升殿詣聖祖皇帝位香案前褥位北向立內侍奉香太常卿奏請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內侍以茶酒授侍臣侍臣西向跪以進又奏請皇帝跪一

奠茶奠酒再奠酒三奠酒俛伏興又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
在位官皆再拜訖次詣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真宗皇帝仁宗皇帝
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徽宗皇帝欽宗皇帝神御神案前
行禮並如上儀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降自東階殿下褥位西向立
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
還御性簾降太常卿奏禮畢訖陪位行事前導應奉官以次退皇
帝歸齊殿以俟還內如不儀次日皇帝自內乘輦入櫺星門將至
宮門就露臺降輦步至齊殿由後殿之後至後殿東廊御以俟詣
元天太聖后次詣昭憲皇后孝明皇后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元德
皇后章穆皇后章憲明肅皇后章懿皇后慈聖元獻皇后宣仁聖
烈皇后欽聖憲肅皇后欽成皇后欽慈皇后昭慈聖獻皇后昭懷
皇后顯恭皇后顯肅皇后神御香案前行禮並如前殿中殿之儀

第一日

其日寅明皇帝服靴袍出內即御座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
諸司祇應人員以下於後殿各自贊起居次從駕臣僚并應奉前
導陪位官等先詣中殿立班如前殿儀俟皇帝詣中殿御幄簾降
闕門報班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於御幄前俛伏跪奏稱
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恭謝之禮奏訖伏興奏禮畢簾捲太常
卿閣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皇帝并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太
常卿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拜訖前導官前導皇
帝詣宣祖皇帝位香案前褥位北向立內侍奉香太常卿奉請上
香再上香三上香內侍以茶酒授侍臣侍臣西向跪以進又奏請
皇帝跪奠茶酒再奠酒三奠酒俛伏興又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
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詣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真宗皇帝仁宗

皇帝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徽宗皇帝欽宗皇帝神御香案前行禮並如上儀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導皇帝還御座降太常卿奏禮畢訖陪位行事前導應奉官以次退帝歸齊殿以俟還內依已降前揮駕

第二日淳熙九年恭謝分作三日行禮內第二日詣後殿元後殿宣仁聖烈皇后以下神御

皇帝自內乘輦入櫺星門至齊殿降輦步至後殿東廡御幄以俟詣元天大聖后次詣昭憲皇后孝明皇后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元德皇后章穆皇后章獻明肅皇后慈聖光獻皇后宣仁聖烈皇后欽聖憲肅皇后欽成皇后慈惠皇后昭慈聖獻皇后昭懷皇后顯恭皇后顯肅皇后顯仁皇后神御香案前行禮並如前殿中殿之儀

太祖親饗廟四

乾德元年十一月十五日開寶元年十一月廿三日
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繫親郊朝
開寶九年三月五日繫親
告將幸西京行雲祀禮

太宗親饗廟五

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雍熙元年十一月二十日淳化四年正月一日
至道二年正月九日

真宗親饗廟十二

咸平二年十一月六日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景德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天禧元年正月十二日
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繫親其朝
大中祥符元年九月十日繫親告將行封禪禮
十一月二十七日繫封禪禮成恭謝
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繫親告將祀汾陰
四年四月六日繫汾陰禮成親謁
五年閏十月七日繫聖祖降宮謝

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繫親告將謁太清宮
七年二月十五日繫東郊恭謝朝享

仁宗親饗廟十三

天聖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寶元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皇祐五年十一月三日繫親郊朝享
皇祐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嘉祐七年九月六日繫親祀明堂朝享
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繫親行裕祭
天聖十年十一月十一日繫階大內恭謝

英宗親饗廟一

治平二年十一月十日
五日繫親郊朝享

神宗親饗廟六

熙寧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熙寧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元豐六年十一月四日繫郊祀朝享
熙寧四年九月九日
元豐三年九月十日祀明堂朝享

哲宗親饗廟五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元祐四年九月十三日
元祐元年九月五日
紹聖二年九月十八日繫親郊祀朝享
紹聖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繫親郊祀朝享

徽宗親饗廟九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崇寧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大觀四年十一月二日
六年十一月九日
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繫冬祀朝享
太觀元年九月十七日繫祀朝享

高宗親饗廟十

紹興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十年九月九日並明堂享廟
十三年正月十一日繫奉上帝徽宗皇帝徽號冊寶享廟
十一月七日
十六年十一月九日

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並祭親郊享廟

孝宗 親饗廟十

紹興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

隆興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乾道三年十一月一日

六年九月十五日

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六年十一月五日
淳熙三年九月六日
九年九月十二日
十五年九月八日

光宗 親饗廟二

淳熙二十六年四月六日

寧宗 親饗廟八

慶元三年十一月壬寅

嘉定二年十一月辛酉

十一月九月庚辰

嘉泰三年十一月癸酉
嘉定二年九月庚子
八年九月庚午
十四年九月庚寅

按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

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于宗廟是也自漢

以來禮制隳廢郊廟之祭人主多不親行至唐中葉以後

始定制於三歲一郊祀之時前二日朝享太清宮太廟次

日方有事于南郊宋因其制於第一日朝享景靈宮第二

日朝享太廟第三日於郊壇或明堂行禮國史所書親享

太廟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禮所謂卜郊受命于

祖廟作龜于禰宮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于

泮宮是也若正祭則未嘗親行雖禘祫大禮亦命有司攝

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親行禘祭禮一次而已蓋

法駕屬車其鹵簿鄭重裸薦升降其禮節繁多故三歲享

帝之時僅能舉一親祠然告祭之事亦有大於祀天者如

即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

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每嗣位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未嘗躬謁宗廟致祭以告嗣位。宋朝惟孝宗、光宗以親受內禪特行此禮而其它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為拘不復舉行。然自以日易月之制既定諒闇之禮廢久矣何獨於嗣位告祭一事以為不可行乎。慶元間李大性、李謙所言可謂至論。要之親享既不能頻舉則合於禘祫大祀行之而嗣位告祭則亦必合親行如卜郊之祭則三歲常行之事又只為將有事於上帝而告白則本非宗廟之大祭有司攝事足矣。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九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宗廟考

禘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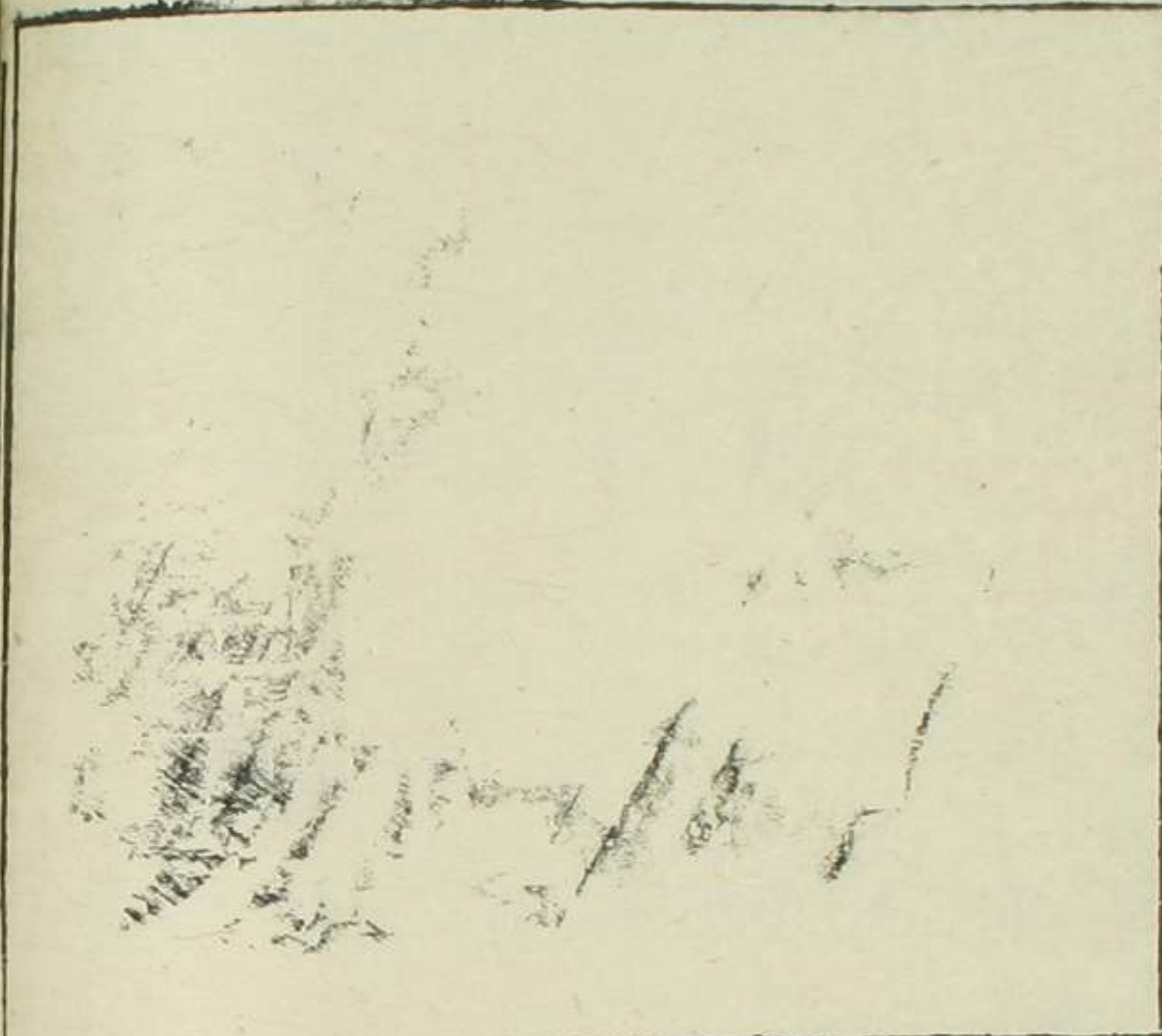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禘祭柰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穀梁傳同。楊氏曰：愚按此謂大合毀廟與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也。

右大禘

朱子周大禘圖

不密至宣王為昭皆南向

向北身皆為王御王轉



太祖后殿東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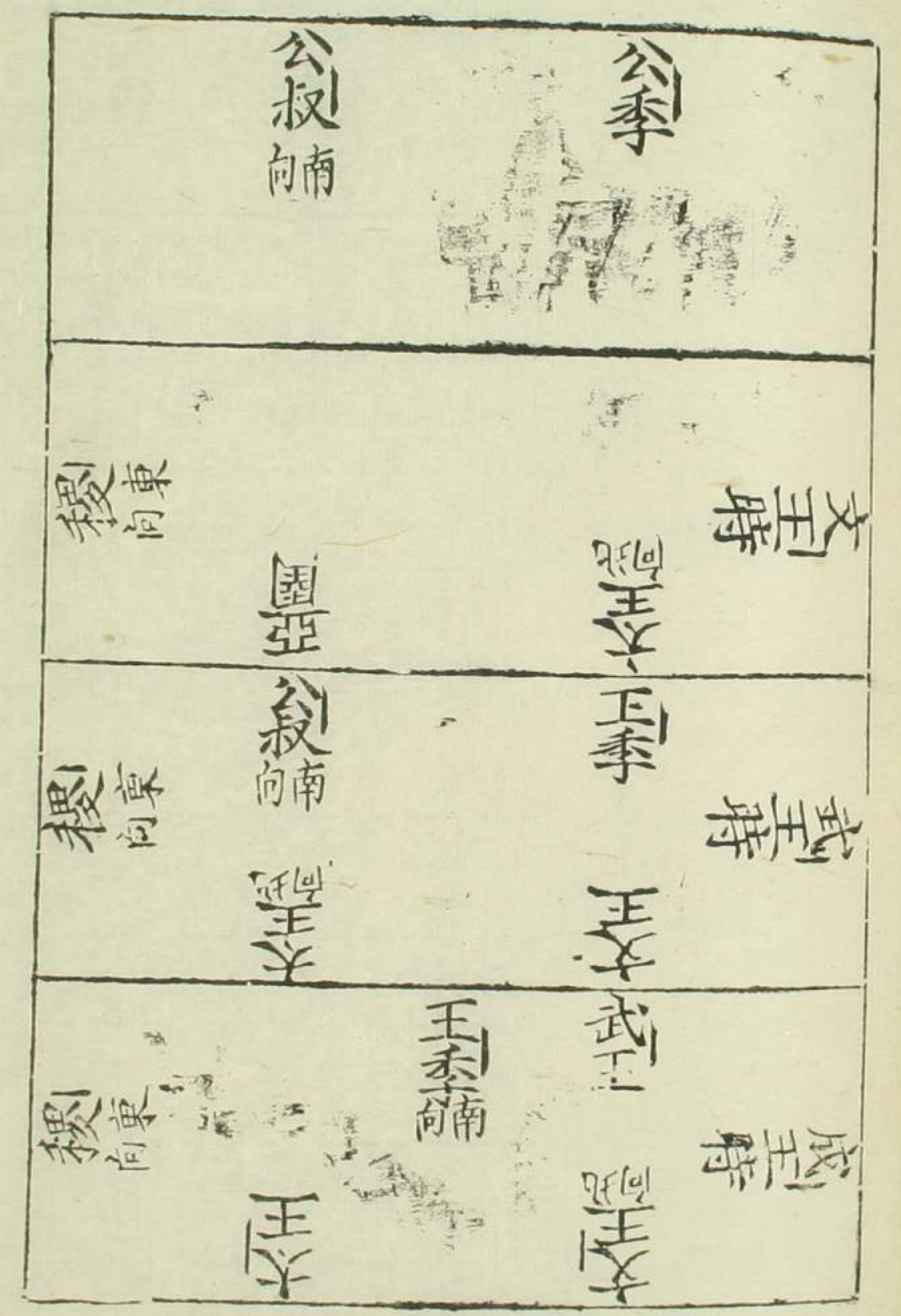
裕祭於祖則視迎四廟之主
 天子出廟者謂出也
 已廟若在廟院之外當主出
 天子值約裕禘裕嘗裕烝
 曰裕祭也諸侯亦祭裕
 於四祭之中三祭於祖
 言王解釋此章之義其曰
 頌故每年祭此章之義其曰
 明時裕之本意最為明白
 祭裕則通下章諸侯亦祭
 一裕嘗裕烝裕禘裕嘗裕
 春祭高祖夏祭禘秋祭嘗
 又裕楊氏曰張子謂禮有
 約其言又別為之說曰春
 祭祖夏又裕秋祭禘冬祭
 祭一祖而遺其秋祭禘冬
 簡而意備也又春祠夏禘
 于公先王是也此云初禘

天獻通考卷一百
 宗廟考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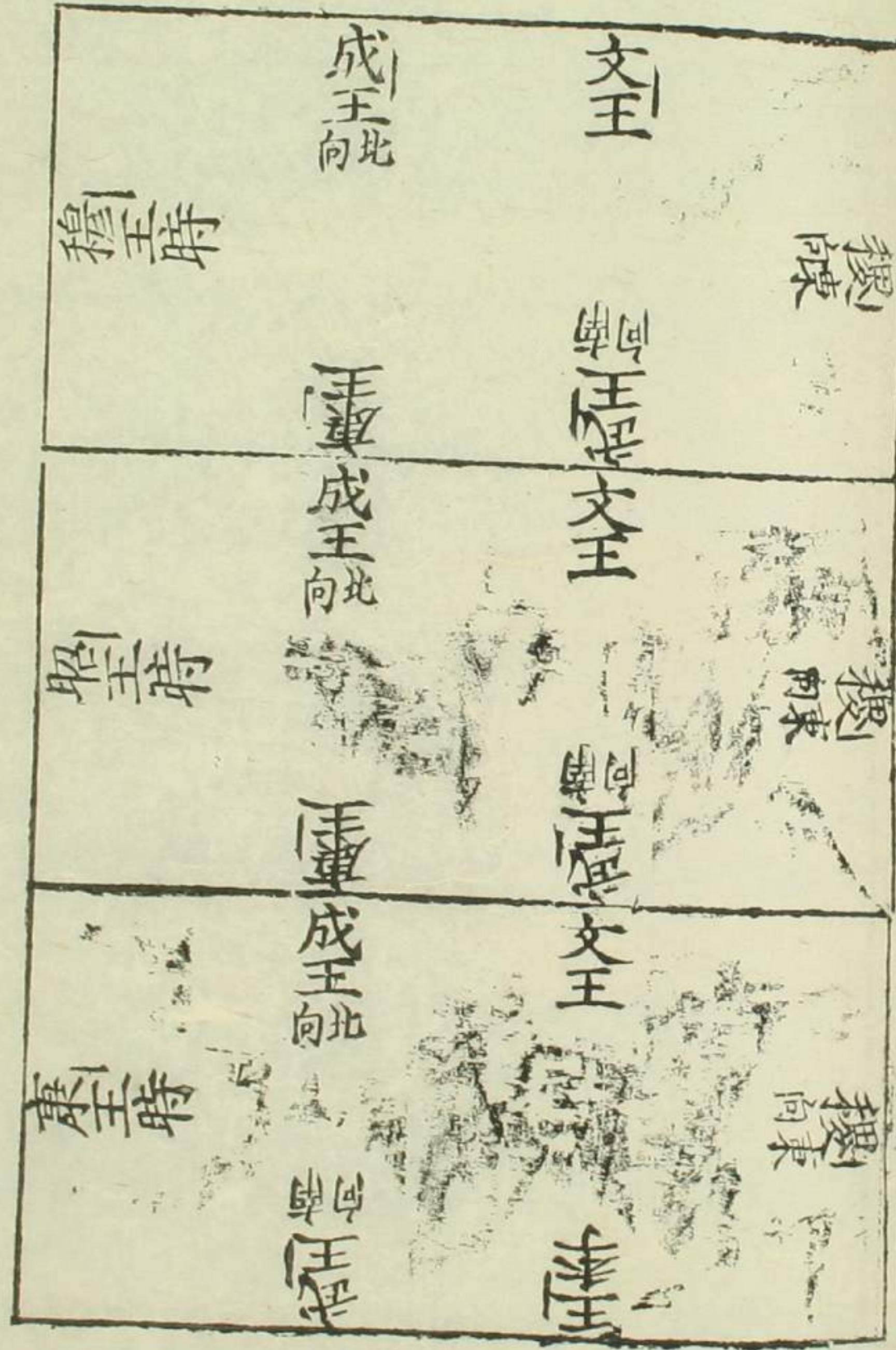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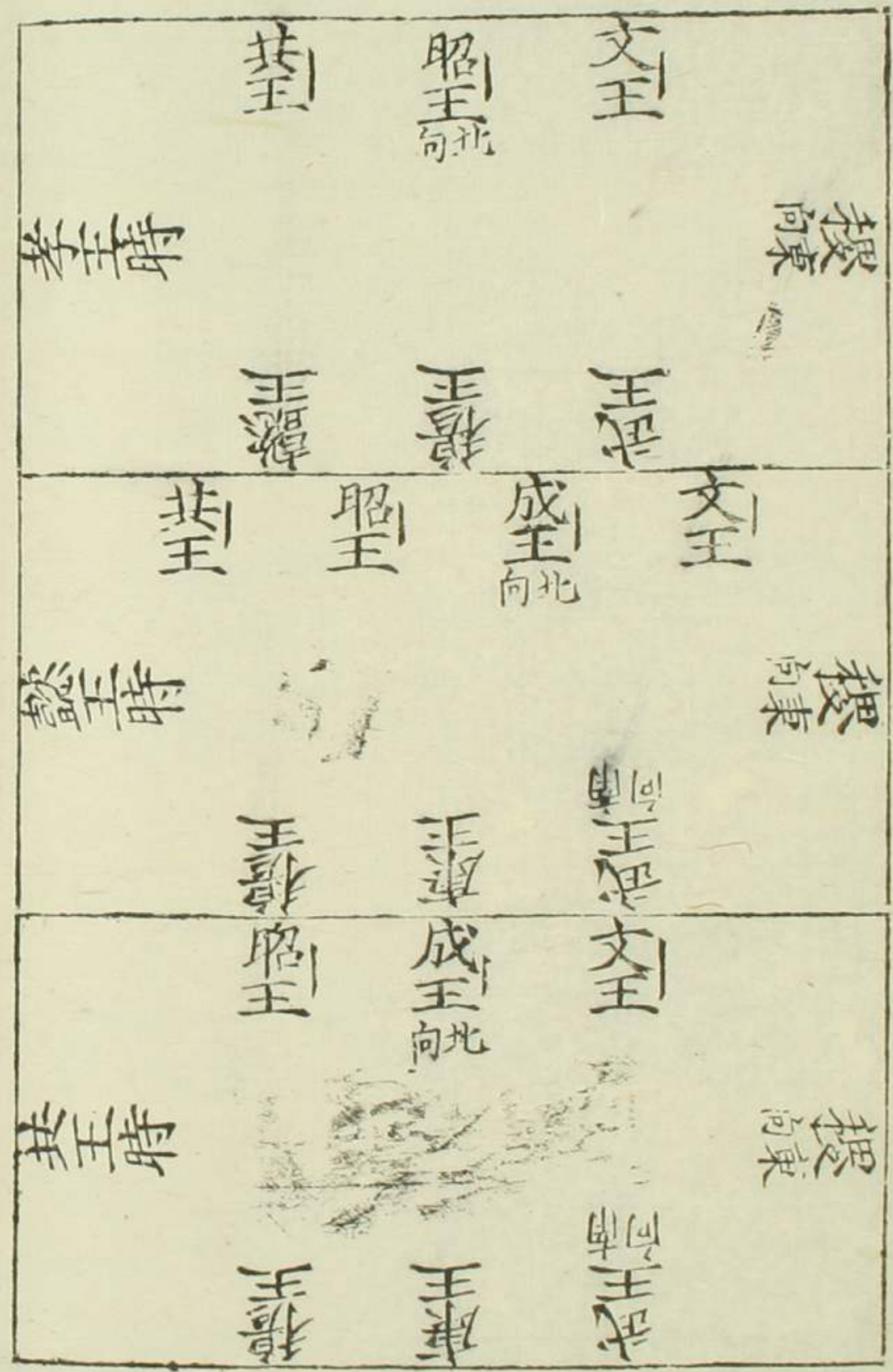
乃合高曾祖禰之主於太祖之廟並祭之故曰時裕
 又按時裕即四時禴祠烝嘗之祭為特祭群廟禮煩

右時裕

朱子周時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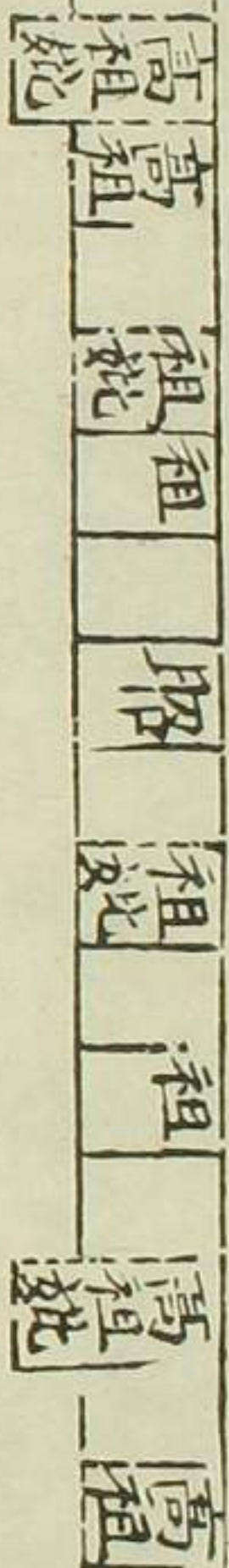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宗廟考
 三



朱子曰昭穆之不為尊卑說已前見其大禘則始封以下以次相承亦無差舛故張璠以為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文王更為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時之禘不兼毀廟之主則右無昭而穆獨為尊若兩世室之主則文常為穆而武常為昭也故陸佃以為毀廟之主有不皆禘之時難之而未見璠之所以對也予竊以為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為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為尊哉作此圖以見之

問朱子禘祭考妣之位如何答曰太祖東向則昭穆之南北向者當以西方為上則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是祖母與孫並列於體為順若余正父之說則高祖東而妣西祖東而妣西則是祖與孫婦並列於體為不順彼蓋據漢儀中有高祖南向吕后少西更不取證於經文而獨取傳註中之一二執以為是斷不可回耳

禘祭考妣位圖



太祖東向

祖
此宋文公之說也

祖
此宋文公之說也

西
昭穆皆以右為上

楊氏曰愚聞之師曰禘祭有二曾子問曰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禘嘗禘烝諸侯嘗禘禘烝禘此時祭之

禘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大禘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也禘祭惟有此二條此外無餘禮矣漢儒之論又混禘禘而并言之何其紛紛多端耶馬融謂歲禘及壇禘禘及郊宗石室鄭玄謂禘則毀主未毀主合祭於太祖禘則惟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則祭於文王之廟昭之遷主則祭於武王之廟何休謂禘祭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及論禘禘之歲月則皆援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為據按禘祭年月經無其文惟公羊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五年而再殷祭夫殷祭乃大禘之祭也謂五年而再殷祭謂三年一禘五年再禘猶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於禘祭乎何與漢儒乃援此以證禘禘相因之說為鄭康成

之說則曰三年而禘五年而禘為徐邈之說則曰相去各三
十月三十月而禘三十月而禘唐自睿宗以後三年一禘各
自計年不相通數然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禘其年夏禘訖
冬又當禘而禘禘同歲太常議曰今大廟禘禘各自數年兩
歧俱下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為再
禘或五年之內驟有三般求於禮經頗為乖失國朝宗廟之
祭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蓋用鄭康成之說其
後有司又言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禘則禘二說抵牾不可
稽攷慶曆初乃用徐邈之說每三十月而一禘後又以二祭
各不相因故熙寧八年既禘又禘竟無一定之論推原其所
以然皆由混禘於禘而皆以為合食於太祖也夫既混禘於
禘皆以為合食於太祖則禘禘無辨矣而又欲勉強穿鑿分
別其所以不同此所以紛紛多端而莫之一也知禘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不兼群廟之主而惟以其祖配之則禘與禘異
不容混矣知大禘兼群廟之主則自太祖而下毀廟未毀廟
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矣又何壇墀與郊宗石室之分乎又何
大王王季合食於后稷文武以下分昭穆各祭於文武二祧
之分乎禘烝則功臣皆祭即司勳所謂祭於大烝是也誰謂
禘祭功臣不與享乎知禘禘之不同則鄭康成徐邈之說皆
非矣其間相因不同因之說皆無謂矣又何同異得失之足
論乎

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祿用虎彝雖彝皆有舟其朝踐
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雖音謀太音
云追享朝享謂禘禘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大尊古之尊山
尊山壘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尊玄謂追

享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雉屬邛鼻而長尾山壘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禹音遇劉音滿邛鼻又五剛反。疏曰大尊大古之雉尊者此即有震氏之大尊於義是也故皆以明堂位為證也云雉屬邛鼻而長尾者案雉屬鳥相配皆為鳥則虎雉相配皆為獸故爾雅註云雉以類而人黃黑色尾長數尺以類尾未取養之為物捷捷其虎雉當是有震氏之尊故鄭註尚書云宗彝宗廟之中鬱尊虞氏所用。春官

黃氏曰先鄭曰追享朝享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其說是趙伯循春秋纂例曰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其祖配之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追遠之義故又推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使以始祖配不兼群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公羊傳曰大事祫也毀廟之主皆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謂之大事也然則禘追祭其所自出故為追享祫群主皆朝于太祖而合食故為朝享記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此朝之義後鄭亦曰追享追祭遷廟之主而曰有所請禱非常禮也又曰朝享月朔朝廟於義通然月月行之何以謂之間祀

禮運疏云祫祭之法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祫祭在秋案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盎齊醴齊沈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也通準彝盛明水黃彝盛鬱鬯凡十有八尊故崔氏云大祫祭凡十八尊其明水玄酒陳之各在五齊三酒之上

楊氏曰愚按禮運疏云司尊彝尊皆云兩若禘祫之祭其齊既多不得惟兩而已蓋五齊各加明水當用十尊今云用兩

大尊兩山尊此疏之所以疑也然司尊彝疏已云禘祫則用當時尊重用取足而已則未嘗以兩為拘也所謂重用取足者泛齊醴齊各以大尊盛之盎齊醴齊各以山尊盛之是五齊各用五尊也五齊各加明水合之而為十尊

大祫九獻圖

若時祫則所用彝尊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九獻兩圖同禮運疏崔氏云周禮大祫於太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醴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醴齊因饋食之尊者侯為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酌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

二彝

虎彝盛明水

雉彝盛鬱鬯

五齊

太尊盛泛齊

太尊盛醴齊

山尊盛盎齊

山尊盛緹齊

山尊盛沈齊

裸

王一獻裸用雉彝

后二獻裸用雉彝

朝踐

王三獻用太尊泛齊

后四獻用太尊醴齊

饋獻

王五獻用山尊盎齊

后六獻用山尊緹齊

朝獻

王七獻用朝踐太尊泛齊

再獻

后八獻因饋獻山尊緹齊

賓九獻用山尊沈齊

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鎮珍忍反又音珍。王鎮大寶器玉瑞玉。○大饗共王事與。與音。

盛其饗與貢謂裕祭先王。○疏曰盛其饗者即三牲魚腊。豆是。

也。貢者則內金示和龜為前。庭實又非享賓時無此庭實。故也。知。

非朝而貢物者以朝而朝物不名。大享孝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

職來助祭。故知大享是裕祭。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

也。以享中最大故稱大享。○疏曰。此內金示和也。內音納。此所貢。

之薦四時之和氣也。○疏曰。此內金示和也。庭實者三品。○左傳云。

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故知金為庭實。先云內金。故知先設金。禹。

貢註三品者金。束帛加璧尊德也。○疏曰。知束帛加璧行享。

侯執玉來貢。欲自勗。禮文也。云君子於玉比德。又示敬。玉比德者謂諸。

先知也。○疏曰。龜知事情者。使於庭。在前。荆州納錫。大龜。○疏。

見情也。○疏曰。見賢通反。○金昭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設。○金。

入陳在龜。後是後設。○先丹漆絲編竹箭與衆共財也。○疏曰。金。

荆州貢丹。交州貢漆。○疏曰。此皆見之於禹貢文也。其餘無常貨。各以。

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疏曰。此皆見之於禹貢文也。其餘無常貨。各以。

為摯。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疏曰。此皆見之於禹貢文也。其餘無常貨。各以。

醉而後出。宜奏。咳真。故燕禮。大射。賓出。奏。咳。夏。明。不失。禮。也。○疏曰。此皆見之於禹貢文也。其餘無常貨。各以。

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疏曰。此皆見之於禹貢文也。其餘無常貨。各以。

魚為俎。實不臠。熟之大羹。肉。滷。不調。以鹽菜。○臠音而滷去及反。

○疏曰。此皆質素之食。而大享設之。人。所。不。欲。也。然。以。其。有。德。質。

素。其。味。可。重。人。愛。之。不。忘。故。云。有。遺。味。者。矣。○樂。記。然。以。其。有。德。質。

大享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大。享。尚。玄。尊。而。用。酒。

而飽乎。庶羞。貴本。而親用也。○大司樂。凡樂。黃鐘。為宮。大呂。為。

角。大蕤。為徵。應鐘。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

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疏曰。此皆見之於禹貢文也。其餘無常貨。各以。

泰。族。七。豆。反。敬。張。里。反。九。磬。依。字。九。音。大。磬。上。昭。反。○黃。鐘。生。於。

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六。府。三。事。謂。之。九。

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陰。竹。生。於。山。北。者。龍。門。山。名。九。磬。讀。當。為。

大。韶。字。之。誤。○疏曰。宗。廟。不。言。時。節。者。天。地。自。相。對。而。言。至。此。宗。

廟。無。所。對。謂。裕。祭。也。○疏曰。宗。廟。不。言。時。節。者。天。地。自。相。對。而。言。至。此。宗。

鐘。為。宮。之。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園。丘。奏。之。與。上。文。乃。奏。黃。鐘。歌。大。

○疏曰。此皆見之於禹貢文也。其餘無常貨。各以。

○疏曰。此皆見之於禹貢文也。其餘無常貨。各以。

○疏曰。此皆見之於禹貢文也。其餘無常貨。各以。

○疏曰。此皆見之於禹貢文也。其餘無常貨。各以。

○疏曰。此皆見之於禹貢文也。其餘無常貨。各以。

○疏曰。此皆見之於禹貢文也。其餘無常貨。各以。

○疏曰。此皆見之於禹貢文也。其餘無常貨。各以。

○疏曰。此皆見之於禹貢文也。其餘無常貨。各以。

○疏曰。此皆見之於禹貢文也。其餘無常貨。各以。

宗廟考
古舞雲門以祀天神者不同則知園鐘為宮之樂非冬至祀吳
天上帝則不得用矣函鐘為宮之樂夏日至於澤中之方立奏之
與上文以祭地示以祀四望以祭山川者不同則函鐘為宮之樂
非夏至祭后土地祗不得用也以此推之黃鐘為宮之樂於宗廟
之中奏之與上文以祭先妣以享先祖者不同則知於宗廟之中
奏之者謂大裕也故疏家引公羊大事于太廟大事者何大裕也
其說為有據矣宗廟禮禘祫
為大祭禘禮亦當用此樂也

思文 天作 清廟 執競 維清 武 雝

右禘祭禮物樂舞

按揚氏祭禮以思文以下六詩為禘祭之樂歌蓋本通典
之說然以序考之惟天作祀先王公近於禘祭而其它詩
則皆非也蓋朱文公之釋詩皆廢序而自為之說故其門
人宗之然禘者合祭太祖以下所該甚廣則其詩之所贊
頌者亦不當專指一人如天作如執競如武如雝贊頌者
廣則禘祭之時歌之可也至於思文專言右稷清廟維清
專言文王施之禘祭則不類矣恐當以序說為正

前期十日 並見四時祭禮

祭之前日 小史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籩讀禮法

與群執事史此小史也。疏曰大祭祀謂祭宗廟三年一禘之時
有尸主兼序昭穆也。大史讀禮法之時小史則叙昭穆俎籩當依
禮出之節校比之使不差。錯。餘。並。見。四。時。祭。禮。余。之。日。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見
禘祭九獻圖餘
並見四時祭禮

九獻

裸 裸用虎彝雖彝皆有舟餘並見四時祭禮。禮運疏云尸入
室乃作樂降神故大司樂云凡樂黃
鐘為宮九變而致人鬼是也。乃灌故書云王入太室裸當裸之時
衆尸皆同在太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鬯也。小幸註云口祭之卒之
奠之是為一獻也。王乃
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

朝踐 朝事之遷其實饗黃白黑形鹽臠鮑魚鱠朝事之豆其實

韭菹醢醢昌本麋藟菁苴鹿藿苽道稷藟禮考弓反黃符文反舖
所求反藟乃弓反菁作

祭禮考卷二

宗廟考

七

寧反又音精音亦。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牲也。殷

夏黑牲者。嫌改周之文。王于况反。魯公用騂。騂音劉。騂也。周

不嫌改從周制。以春為差。群公不毛。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

其朝踐用兩大尊。牲而人。至於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

執。駕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室。凡牲

則朝各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騂。案逸禮云。毀廟之

於戶西南。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右。故鄭

禮。祝乃取牲。臂膊燎于。禮。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而事尸之

特牲云。乃取牲。臂膊燎于。禮。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而事尸之

於主前。乃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脯下。后薦。朝事之

豆。簋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即禮運。薦其血。毛腥。具俎。是

醴。齊以亞。獸四獸也。禮器云。旅酬六尸。疏曰。大裕多一

主而唯云。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

饋獻。饋食之。遵其實。棗栗桃乾。榛榛實。饋食之。豆其實。葵菹醯

醢。脾析。蠃醢。蜃蜃醢。豚拍。魚醢。未反。麋蒲。佳反。蠃市。軫反。拍音博

祭物。盛者新穀。壽者胃也。故上以新也。稟者連新於陳。上財令

半相連耳。此謂方。裕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曰。若其特祭。黍盛

故也。春秋文公十三年。此故知。正是裕祭之時。序昭穆之差。黍盛

堂。故禮器云。四時祭禮。禮運疏云。乃退而合。至享薦熟之時。陳於

北。面從堂上。設饌於堂。乃後延主入室。太祖東。西昭。南在。南面。陳於

蕭。合馨。蕭郊。特牲。注。奠角。即此。謂之。既奠。之後。又取。賜。間。脂。特牲

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奠。奠。主。人。拜。以。安。尸。故。郊。特。牲。云。舉。羊

角。拜。安。尸。是也。后薦饋。獸。豆。蓬。王。乃。以。玉。爵。酌。山。尊。緹。齊。以。獻。尸。是。六。獸。也。

朝。獻。尸。為。五。獸。也。后薦饋。獸。豆。蓬。王。乃。以。玉。爵。酌。山。尊。緹。齊。以。獻。尸。是。六。獸。也。

禮。運。疏。云。餘。並。見。四。時。祭。禮。王。以。玉。爵。酌。山。尊。緹。齊。以。獻。尸。是。六。獸。也。

因。朝。踐。之。尊。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酌。尸

再獻。其再獻用兩山尊。司尊。加蓬之實。菱芡。棗脯。菱芡。棗脯。

加豆之實。芹。苴。兔醢。深蒲醢。醢。落。苴。鴈醢。筍。苴。魚醢。儉。芹。音。勤。落

音迨。詳。○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昨讀為酢聲之誤也。○疏曰。見祭物。

清酒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酒。尊。○餘並見四時祭禮。○禮

運。疏云。於是。后。以。理。爵。因。酌。山。尊。醴。齊。以。酌。尸。為。八。獻。也。鄭。注。司

尊。彝。云。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也。再。獻。后。酌。尸。獻。謂。饋。食。時

后。之。獻。也。於。時。王。可。以。理。爵。獻。鄉。也。諸。侯。為。賓。者。以。理。爵。酌。山。尊

沈。齊。以。獻。尸。為。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案。特。牲。有。三。加。則。天。子

以下。加。爵。之。數。依。尊。卑。不。祇。三。加。也。故。特。牲。三。加。爵。別。有。嗣。子。舉

黃。文。王。世。子。諸。侯。謂。之。上。嗣。舉。奠。亦。當。然。崔。氏。以。為。后。獻。皆。用。玉

爵。又。以。九。獻。之。外。加。爵。用。璧。散。今。案。內。宰。云。后。裸。獻。則。贊。璧。爵。亦

知。之。鄭。注。云。理。爵。謂。尸。卒。食。王。既。酌。尸。后。亞。獻。之。始。用。玉。爵。則。后

未。酌。尸。以前。不用。也。又。鄭。注。司。尊。彝。云。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

用。璧。角。璧。散。可知。此。璧。角。璧。散。則。理。爵。也。崔。氏。乃

云。王。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其。義。非。也。

周旅酬六尸使之相酌也。后。授。之。尸。發。爵。不。受。旅。○疏曰。謂。裕。祭

向。為。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為。酬。酢。除。自。文。武。二。尸。就。親。廟。尸。凡

六。在。后。授。之。東。相。對。為。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大。裕。多。主。而。唯。云

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曾子曰。周禮其猶醪與。醪。其。度。及。又。其

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禮器。禮。器。之。禮。中。秋。乃。命。國。釀。也。王。君。明

右九獻

通典將裕祭前期十日之前夕肆師告其大宰大宗太史帥執事

而卜日既卜司隸隸僕脩除糞洒其廟將祭前夕於太廟南門之

外展牲庖人告牲太宰眡滌濯祭器掌次於廟門外之東設主人

及公卿以下次幕其尸次兼設幄掌次云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

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為之次鄭玄云旅衆也公卿以下即

則有帷鄭司農注云尸次尸所居更衣帳

次百司所供之物皆

至廟門外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司空奉豕牲每廟各一牢按

羊云周公白牲魯公駢
牲群公不毛是各牲也
司烜氏以夫燧取明火於日以照饌以鑿

取明水於月以加五齊欲得陰陽之氣
也。謂於上東之
籩人陳四籩之實謂朝

籩謂朝事之豆饋食
之實名物各具前九獻條下
醢人掌四豆之實謂朝事之豆饋食

前九獻條下
醢人共五齏七菹醢醬等鹽人共苦鹽謂朝事之豆饋食

也。鹽
小史叙昭穆之俎盥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樽司樽彝共牢

也。也
肆彝黃彝司樽彝黃彝云秋肆冬烝裸用肆彝黃彝鄭玄云肆彝盡未

榘黃彝黃目樽也謂以黃金為目設於樽上以裕在秋

用幕人共畫布巾以幕之煮人共昂鑊及大羹鉶羹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

既熟乃升於鬲舍人共簋簋甸師氏共盥盛及蕭茅蕭茅則納於鬲師得而求之長五寸

切之以凡后所陳薦玉盥玉敦對音等物皆九嬪共之獻尸之瑤爵

等內宰共之天府陳國之玉鎮大寶器陳於東西序即尚書顧九命者是也

服內諸侯及夷狄等米助祭所貢方物珍異等皆陳廟庭其几筵

司几筵云吉事變几裸于室饋食于堂釋乎祊席皆以莞筵紛純

加緹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紛如紛有文而狹者緹席則削蒲筵展之編以五綵若今

合歡矣畫謂雲氣次席司服共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尸

服亦然九百司所供之物皆大史校數之及教所當置處太史職云祭之日

日勢事以王所乘輅雞人呼晨司樂宿懸等一如園立其日夙興

陳酒齊等室中近此陳鬱鬯鬱鬯之南陳明水明水之南室戶之

丙陳泛齊醴齊盎齊室戶之外堂上陳醴齊而已次堂下陳沈齊

之南陳玄酒玄酒之南陳事酒昔酒清酒此說取禮運玄酒在室

酒在下之意楊氏曰愚按四時祭禮其陳五齊之序亦當如是

但四時之祭陳之而不盡用只用醴盎二齊惟祭並用五齊於

是大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祧出先王先公祧主皆入太祖后

稷廟中於室中之與西壁下東面布太祖后稷位尸在東北面太

祖之子於席前之北南面為昭次昭之子在南方北面相對為穆

以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直至禰其尸各居木主之左凡七尸七

者逸禮文按禮器云君旅酬六尸鄭玄云后稷尸祭爵不受旅是

也○楊氏曰愚按祭禮有二大禘則不設至宣王為昭皆南向

鞠至幽王為穆皆北向如宋子大禘圖時禘則太祖后

稷東向二昭南向二穆北向世數迭遷如朱子時禘圖用九獻王

服衮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律從王而入則奏齊夏次尸入奏肆

夏祭統云君迎牲而王乃珪瓚酌畢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

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為求神之始也此為一獻樂頌歌九

廟用清次后以璋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此

為二獻次奏黃鐘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然後合樂而祭焉路鼓四面鼓也九德之歌春秋所謂六府三事也九功之德皆可歌前裸及樂皆為求神樂陰竹生山北者龍門山各九韶當為大韶前裸及樂皆為求神謂之二始楊氏曰愚按求神二始謂裸及樂也但通典此章先述宮註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而裸焉禮運疏亦云作樂降神乃灌則樂先而裸後二說不同以周人尚臭故以鬯臭次王出迎牲入奏昭夏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王親牽牲大夫贊執幣而從禮器註云納牲於庭時也乃以牲告庭云博碩肥脂禮器云是也王乃親執鑿刀啓其血毛謂耳傍以授於祝祝入告神于室幽全之義也禮器註云血毛詔於室是也乃延太祖尸主坐於室戶外之西南面主在其右亦南面昭在東穆在西相向而坐主各在其右王乃親射牲而殺之以行朝事之禮乃延尸於尸西南面取牲脾腎燎於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饗于主禮謂分咸肝腎以祭主鬯音許志反次乃升牲首于室中置於北墉下尊首尚氣乃薦腥肉於尸主前謂朝踐之禮王乃以玉爵酌泛齊以獻尸謂之朝踐之獻凡三獻也后於是薦朝事之饗豆時堂上以大呂之調歌清廟之詩堂下以黃鐘之調作大武之樂奏大武之時則歌維清及大武之詩詩序云維清奏象也獻后稷尸時樂同降神樂章則歌思文詩序云思文也獻先王先公則大司樂云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先王先公樂章則歌天作詩序云天作獻文王尸歌清廟詩序云清廟祀文王獻武王尸歌執競詩序云執競祀武王樂同先王先公凡歌皆師管人登歌之時也小師先擊拊堂下管奏時先鼓棘首亂后薦之後遂以瑤爵酌著罇之醴齊以亞獻凡四獻也於是堂下樂亦作時王從東階而西酌以獻尸后則從西而東酌獻尸按禮器云君西酌儀象夫人東酌至將壘樽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
宗廟考
七

薦熟時先以所薦之饌設於堂以告尸主禮器云設祭乎堂鄭玄云設饌於堂乃入君之

禮時祝以尊爵酌奠於饌之右鄭玄註郊特牲云天子奠特牲此時又辟臂及黍

稷炳於薌蒿令臭陽達于牆室既乃迎尸入室各即席祝取向時

所奠尊爵將祭之祝乃詔王拜尸以安之尸遂坐祭酒啐之奠之

於是王又以玉爵酌壺罇盞齊以獻尸謂之再獻凡五獻也時后

薦饋食之籩豆薦訖乃以瑤爵酌壺罇醴齊以亞獻凡六獻也每獻

如初尸乃食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著罇之泛齊以酌尸謂之朝

獻凡七獻也司罇彝云朝踐用兩著尊玄后乃薦加事豆籩尺飲

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乃設酢席於戶內司几筵云祀先王酢

席亦如之鄭玄註云尸卒食王酌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以

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及諸臣致爵乃設席楊氏曰愚按禮

運流及通典皆云王酌尸訖后乃薦加事豆籩則后薦豆籩當王

酌尸節又按禮人疏云此加籩當尸食後王酌尸后亞王酌尸於

時薦尸節二說不同於是后以瑤爵酌壺罇醴齊以獻尸謂之

再獻凡八獻也鄭玄註司罇彝云王乃酢后后飲酢酒次諸臣

為賓酌壺罇沈齊以備卒食三獻凡九獻司罇彝註云王及后各

大祝乃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以索祭名為枋郊特牲云索祭祝

之處故廣求既九獻王乃冕而總干戚率群臣王在東舞大武樂

皇尸所謂又皮弁而舞大夏兼作六代之樂遂行加爵為旅酬之

始禮器云周旅加爵者謂太子所謂上乃三公之長一人九卿之

長一人用璧角酌沈齊各行一加爵按少牛特牲之祭加爵但止

於天數也明堂位云然後燁胞上詳卷亥翟闞等皆有所賜予於

來日又祭名為繹亦謂之枋爾雅云繹又祭也春秋云壬午猶繹

謂之枋者以於廟門之傍因各焉其禮先設饌於廟門外之西

室而事尸於堂其祭室之禮簡而事尸禮大以孝子求神非一處

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

楊氏曰愚按特牲饋食禮賈疏云天子大裕十有二獻夫宗廟祭禮莫重於大裕恐未必止於九獻周官諸公九獻諸侯七獻見於行人諸侯長十有再獻見於掌客註云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以諸侯長十有再獻推之則大裕十有二獻禮亦宜然但其禮既亡節文無所可據禮運疏及通典所述九獻大略著之于篇庶幾可以見禮之梗槩賈疏十有二獻之說今並存之以待作者

傳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躋升也僖公閉公庶兄繼而閉上故書左氏曰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夏戶雅反

而譏之掌諸侯之官所掌亦當然也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親鬼大故

鬼小鬼小既為元死時年又長故見先大後小順也躋聖

賢明也又為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

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父矣先慈薦反

君猶子繼父繼故禹不先鯀鯀禹湯不先契契湯文不先

不窋窋知律反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厲王鄭桓公

父二國不帝乙厲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咸皇皇后

帝皇祖后稷解佳賣反或他得反郊祭上天配以后稷君子曰

禮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帝先稱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

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裕也詳見躋

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禘而後祖

也升謂西上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

耳公亦猶祖也自先君之隱相及閔喜各當為兄弟顧有貴賤

將躋僖公宗有司曰宗有司宗官司事臣也自玄王以反主癸

之莫若湯玄王契也主癸湯父也自撥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

大事于太廟謂大裕也大裕與時給不同國語云烝將躋僖公

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父矣先慈薦反

君猶子繼父繼故禹不先鯀鯀禹湯不先契契湯文不先

不窋窋知律反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厲王鄭桓公

父二國不帝乙厲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咸皇皇后

帝皇祖后稷解佳賣反或他得反郊祭上天配以后稷君子曰

禮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帝先稱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

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裕也詳見躋

穀梁傳云著裕嘗曰蒸曰 ○定公八年冬十月從祀先公也從順

嘗皆指時裕言之非也 左氏曰順祀先公而祈焉陽虎將作大事

正二公之位次也 將 左氏曰順祀先公而祈焉陽虎將作大事

典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

集之權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

裕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

畢而禘三年春特禘夏特禘秋特禘冬特禘四年春特禘夏禘

禘秋禘嘗冬禘烝每間歲皆然以終其代高堂隆云喪以奇年

偶年畢則禘 設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禘三年春特禘夏特

禘秋特禘冬特禘烝四年春特禘夏禘禘秋禘禘冬禘烝間歲奇

為禘按設改禘夏春禘禘曰禘又改禘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禘

祭之後乃禘於太祖來年春禘于群廟於太祖廟未毀廟皆合升

但文武以下毀主依昭穆於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禘

廟祭之知先禘後禘者約春秋魯僖公定公宣公皆八年而禘

祭禘之禮後五年再設祭一禘一禘後再設必禘禘者禘

各為之故得五年再禘禘之本故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禘

以夏禘以秋禘詩閔宮傳云諸侯再禘則不禘秋禘則不禘唯天

者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

熟大合而祭之故禘者合也

右揚氏祭禮只分大禘時禘為二而不言四代之制且不言

言禘祭之時蓋以經無明文不敢臆說而通典則備言之

蓋通典取鄭康成所註禮記為說而康成又約春秋所書

為說大槩皆臆說也是以先儒多排之然自鄭註既行而

後之有國者多本之以定宗廟之祭矣故具載通典所述

而列諸儒之論于左方

趙氏曰王制春禘夏禘鄭註以為夏時禮祭統註謂夏設禮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宗廟考

祭義春禘秋嘗註以為春禘者夏殷禮周以禘為殷祭更名
春祭曰祠郊特牲又註曰禘當為禴夫禮記諸篇或孔門之
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祖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
為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
禘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今之三月所以或謂之春祭或
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而鄭玄不達其意
故註郊特牲云禘當為禘祭義與郊特牲同祭統及王制則
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
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三制諸侯禘則不禘禘則
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禴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
烝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故云耳若信如鄭註諸侯每歲
皆朝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

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鄭註魯與之禘公羊傳五年而

再殷祭太宗伯註曰五年再殷宗一禘一禘又云禘禘俱殷
祭禘則於太祖列群廟之主禘則於文廟各迎昭穆之主
夫太廟之有禘祭象生有族食之義列昭穆齒尊卑今乃分
昭穆各於一廟有何理哉若信有此理五廟七廟有盂主魯
子問篇中何得不該蓋儒者無以分別禘禘之異強生此義
也僖公三十三年左氏傳曰烝嘗禘於廟蓋左氏見春秋經
前後記祭唯有此烝嘗禘三種以為祭名盡於此但按經文
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
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亦左氏見經書禘于莊公以為
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皆妄引禘文而說
祭耳問者曰若謂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

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吉禘於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不合施於他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可知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

林氏曰事有出於一時之陋見行之數千百載莫有悟其非者良可嘆也夫禘禘之說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謂之先二而後三鄭康成高堂隆或謂先二而後三徐辨祭之小大則或謂禘大於禘鄭康成或謂禘大於禘王或謂一祭而二名禮無差降賈逵劉歆又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禘以冬不以秋矛盾相攻卒無定論此皆置而勿辨其可深責者始為私見陋說召諸儒之紛紛者其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盛祭二

禘一禘周禮廢絕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為之說者曰周禮盡在魯鄭氏據春秋魯禮則周禮可知矣僖公薨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廟大事禘也推此是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定公八年皆有禘文可知蓋以文公二年禘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禘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禘是三年禘更加七年八年并前為五年禘故禘於群廟也自後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嗚呼鄭氏不知春秋固妄為此說後學又不察固為所惑也當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悖禮亂常之事故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夫大事一有事二烝二嘗一之類無非記其非常俾後世以見其非奈

何反以為周禮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矣據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裕也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裕於太祖者果禮耶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繆也魯之設祭何常之有聖人於其常又不書之何得約他公之年以足文公而見三年之禘與五年而再殷祭乎使文公二年不因躋僖公則春秋不書大事使僖公八年不用致夫人則春秋不書禘又何準耶况宣公八年經書有事于太廟則是常祭也而以為禘何耶誠為禘祭經不得謂之有事且閔公二年春秋書夏月吉禘于莊公是魯禘以二年即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

禘文而不之據宣無禘文而妄據之傳會可見也不然僖至他公皆不郊乎桓公一歲而再烝十二公而唯一嘗又可以為法乎取亂世之典以為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區區一鄭氏不足責後世諸儒波蕩而從之歷代祀典咸呀遵用益可悲也夫其論禘裕之制既謬至其言祭之時亦悲矣春秋書大事於秋八月而彼以為冬書閔公之禘於夏四月書僖公之禘於秋七月而彼一以為夏既本魯禮以行祀典而又不不用其時是自戾也故曰事有出於一時之陋見行之數千百歲莫有悟其非者禘裕之說是也雖然魯禮誠非矣先王之制可得聞乎曰孟子之時不聞周禮之詳矣矧如秦火之酷乎夫子曰多聞闕疑鄭氏惟不知闕疑之理乃妄說以

或世况又効其尤耶故求之聖經禘祫之文不詳所可知者
禘尊而祫卑矣禮不王不禘或問禘之說夫子答以不知識
魯僖僭也春秋之法所識在祭則書其祭名不然則否書郊
書望禘則所識在郊望與禘也若文公之祫則識其祖喪逆
祀不在於祫故曰大事而已何者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王
者立始祖之廟未足以盡追遠尊先之義故近推祖所出之
君而追祀之則謂之禘有虞氏夏后氏皆禘黃帝以其祖顓
帝之所出也商人周人皆禘嚳以其祖契文王之所出也禘
天子之祭名諸侯無禘禮魯用之僭也若夫祫則合食而已
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非惟天子有祫諸侯亦得
祫也詳二祭之名則禘尊而祫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
率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祭加天子之祭可乎考之經籍

禘祫之文可知者此爾蓋其禮之大者至於年數之久遠祭
時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不可據漢儒臆論也
若世有聖君賢臣達禮之清觀時變通而為之制可矣何必
膠柱而不知變乎苟徒以鄭氏之誤說魯人僭禮之典以為
百代常行則恐為後世知春秋者笑也

楊氏曰自漢以來宗廟之禮不合古制者其失有二混禘祫
為一事一失也輕宗廟而重原廟二失也其一曰禘祫之禮
不同三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
配之所謂禘也合群廟之主於始祖之廟而設殷祭所謂祫
也先儒皆知祫為殷祭矣而又兼以禘為殷祭其說何從始
乎蓋自成王念周公有大勳勞賜以郊禘重祭聖人已嘆其
非禮然魯之有禘特祭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於文王以文王

者周公之所出也其後閔公二年僭用禘禮行吉祭不於周
公之廟而行之於莊公之宮而禘之禮始紊自僖公八年用
禘禮合先祖叙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禘混淆而
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
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
謂大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也天子有禘
諸侯亦有禘於文公乎何譏譏其逆祀躋僖公也鄭康成乃
謂禘禘皆為魯禮夫謂禘為魯禮可也魯之有禘行於周公
之廟已非禮矣况僭而行之於莊公之宮又禘于太廟以致
妾母可以謂之禮乎禘宗廟之大祭也故惟禘禮為盛觀明
堂位之言可見閔僖竊禘之盛禮以後一時之美觀猶周公
廟有八佾其後竊而用之於季氏之庭此聖人之所深惡也
况三年喪畢而吉祭此禘禮也閔公喪未畢竊禘之盛禮以
行吉祭合先祖叙昭穆此禘禮也僖公竊禘之盛禮以致夫
人禘禘之混自此始也鄭氏不能推本尋源以辨禘禘二禮
之異正閔僖僭禘之罪以明春秋之意反取春秋之所深譏
者以明先王禘禘之正禮又妄稱禘禘皆為殷祭三年一禘
五年一禘二禮常相因並行且多為說以文之按鄭註王制
及春官大宗伯詩殷頌皆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
年春禘于群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愚始讀
鄭氏三註意其必有昭然可據之實及攷其所自來則曰一
禘一禘之說出於春秋魯禮及緯書夫弱於緯書之偽而不
悟其非此鄭氏之蔽惑不足責也謂出於春秋魯禮者並無
事實可證乃專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禘二事穿鑿傳會以文

致其說而已夫禘祫二禮其源各異本不相因僖公之禘未嘗因乎祫文公之祫未嘗關乎禘也今其說曰文公二年既有祫則僖公二年亦必有祫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必有禘事之本無既牽合影射以為有蓋欲明僖公之禘前有祫文公之祫後有禘以證一祫一禘之說而已此其妄一也夫既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為證矣及增宣公八年之禘以明之謂僖宣八年皆有禘放於春秋宣公八年有事于太廟未嘗有禘文乃鄭氏駕虛詞以多其證此其妄二也文二年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所謂五年再殷祭者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猶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鄭氏乃引之以為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證此其妄三也二年至八年相去凡七年與五年再殷祭之數不合也則為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夫謂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可也明年春禘于群廟何所據而為是說乎強添此事於五年再殷祭之前直欲以掩五年七年不合之數爾後之儒者知其不可則為之說曰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此其為說若巧矣惜乎其似是而實非也此其妄四也且後世之所以信鄭氏者以其所據者春秋也而鄭氏所據者乃是以無為有駕虛為實取閔僖僭竊之禮以明先主禘祫之正禮既三註其說於經又以此說推演為禘祫志註疏盈溢文不勝繁故觀者莫辨諸儒靡然而從之是皆求其說於鄭註之中未嘗以經而考註之真偽也王肅最為不信鄭氏亦以禘為五年殷祭之名不亦誤乎自鄭氏之說立混禘於祫而禘之禮遂亡混祫於禘

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夫謂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可也明年春禘于群廟何所據而為是說乎強添此事於五年再殷祭之前直欲以掩五年七年不合之數爾後之儒者知其不可則為之說曰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此其為說若巧矣惜乎其似是而實非也此其妄四也且後世之所以信鄭氏者以其所據者春秋也而鄭氏所據者乃是以無為有駕虛為實取閔僖僭竊之禮以明先主禘祫之正禮既三註其說於經又以此說推演為禘祫志註疏盈溢文不勝繁故觀者莫辨諸儒靡然而從之是皆求其說於鄭註之中未嘗以經而考註之真偽也王肅最為不信鄭氏亦以禘為五年殷祭之名不亦誤乎自鄭氏之說立混禘於祫而禘之禮遂亡混祫於禘

而禘之禮亦紊夫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見於大傳見於小記見於喪服子夏傳非不甚明祭法首述虞夏殷周四代已行之禮又信而有證固有國家者所當講明而舉行也自漢以來世之儒者皆置之而不論其故何哉蓋後之言禘者皆求其說於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中而不求之於禘其祖之所自出皆由漢儒混禘於禘而遂至於不知有禘此禘禮之所由亡也可不惜哉漢儒既以禘禘皆為魯禮又以禘禘同為殷祭於禘禘之本原已失之矣又欲尋流逐末欲辨禘禘之名所以不同是故馬融謂禘大禘小禘禘三年郊宗禘禘禘禘鄭玄謂禘大禘小禘禘主未毀主合於太祖禘禘及豐睪鄭玄謂禘大禘小禘主合於太祖禘禘賈逵劉歆謂一祭二名紛紛異同得失不能相遠最是鄭氏多為之說附經而行其附經為尤甚於是禘禮為禘所混

歷代所行衆說紛錯歲月先後拘牽纏繞而禘禮亦不得其正是禘之禮亦從此而紊矣故曰混禘禘為一事其失一也

輕宗廟重原廟說見宗廟門

又曰愚按鄭氏註王制春官太宗伯及詩殷頌皆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及註鬯人廟用脩又云始禘自饋食始信如是言則喪畢而有禘禘之前又有禘自饋食始也以喪禮考之大祥禫皆有此祭猶是喪祭也喪畢則有吉祭未聞喪畢既有吉祭之禘禘前又有吉祭之禘也自鄭氏註有此說魏下后唐睿宗之喪皆禫後有禘喪畢有禘明年春有禘國朝治平二年同知太常禮院呂夏卿亦建此議謂之小禘後之儒者意在尊信聖經不知經無其文乃鄭氏說也若如疏家謂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爾時

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此尤非也禘吉祭也練而遷廟之時遽行吉祭尤無是理

按禘祫之制禮經無明文而漢儒之釋經者各以意言之其說莫詳於鄭氏而其支離亦莫甚於鄭氏故先儒皆不以為然如趙氏林氏楊氏之言辨析詳明已無餘蘊然其所詆訾者大槩有四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一也混禘祫為一事二也以禘為喪服即言之祭三也以禘為特祭四也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無其文蓋禘書之說若混禘祫為一事則鄭氏據魯之僭禮妄作而以為周禮先儒言之詳矣至於以禘為喪服即吉後之祭為非則愚以為王制言三年之喪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然則喪服未除宗廟諸祭盡廢非特禘祫也左傳言祫而作主特祀於

主祭堂禘於廟然則喪服既除宗廟諸祭盡舉亦非特禘

祫也以是觀之則鄭註所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恐只是泛指喪畢則可以吉祭而言未見其即以祫禘為喪畢之祭也如喪畢之祭則禮謂之祫然左氏所謂特祀於主者先儒註釋以為祀新主於寢則不及群廟也儀禮士虞禮載祫祭祝文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肅曰嘉薦普淖普薦澂酒適爾皇祖某甫以濟祫爾孫某甫尚享則祫亦有告祭于廟之禮但儀禮所言乃士禮若國家之禮則禘祫時享之外必別有一祫祭之禮而經文無可考至魯則始以禘為祫而禮之失自此始矣先儒議康成之釋禘祫病其據魯之失禮以為周禮然魯自以禘為祫祭而康

成自謂三年喪畢禘於太祖則其意乃以祫為禘本不以
禘為祫實未嘗專以魯為據也蓋禘者合祭也大禘則以
已毀廟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時禘則以未毀昭穆廟之
主合于太祖而祭之至於祫則亦是以新主合于舊主而
祭之然則以祫訓祫祭亦未為不可而所謂明年春禘於
群廟則自是吉祭矣故愚以為康成所謂三年喪畢禘於
太祖明年禘於群廟本非據魯禮而言未可深訾也特不
當以春秋所書而遂推其禘禘之年則為無據而臆說耳
若禘之又為時祭則王制天子禘諸侯禘一牲一禘之
說左傳烝嘗禘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
皆指時祭而言無緣皆妄蓋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
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

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
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禘諸侯禘一牲一禘是也趙伯
循必以禘為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
其意蓋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它不經
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
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為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
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
禮運所詆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以攻禮記也至於禘烝
嘗於廟一語雖左氏所言然其所載昭公十五年禘于武
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襄公十六年
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則皆當時之事今趙氏皆以為左
氏見經中有禘于莊公一事故於當時魯國及它國之祭

禮皆妄以為禘則其說尤不通矣安有魯國元無此祭
人元無此言而鑿空妄說乎蓋魯伯禽嘗受郊禘之賜則
魯國後來所行之禘其或為大禘或為時禘亦未可知也
至於左氏所謂烝嘗禘於廟晉人所謂寡君未禘祀則時
禘之通行於天子諸侯者非止魯國行之而已恐難儕之
郊望而例以僭目之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一

鄒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宗廟考

禘

有虞氏禘黃帝趙氏曰虞氏祖顓頊顓頊出於夏后氏亦禘黃帝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之自出謂所

及其太祖太祖始受封君也趙伯循曰諸侯有五廟唯太廟百

所疑也不言禘者不王不禘無

功德見省記也于者逆上之意也言逆上及於高祖也陽氏曰

愚按天子有禘諸侯祭及其太祖亦禮喪服不杖期章為人後者

見知於其君乃得禘祭及高祖也禮喪服不杖期章為人後者

為其父母報祭子夏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爾矣大夫及學士則

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言大夫祭祖諸侯又上及其太祖惟天子禘

其祖之所自出所
謂禮不主不禘也

按鄭氏注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為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
五帝之精以生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蒼帝靈威仰
也遂指禘以為亦祭天之禮混禘於郊捨(馨)而言靈威仰
其說妖妄支離特甚先儒多攻之蓋祖者后稷也祖之所
自出者(帝馨)也郊祀只及稷而禘則上及(馨)是宗廟之祀
莫大於禘故祭法先禘於郊以其所祀之祖最遠故耳於
祀天無預也至楊氏引子夏傳以釋祖之所自出其說尤
為明暢云

禘大祭也五年一 繹又祭也疏云知非祭天之禘者以此文下云
亦宗廟之祭也爾雅 長發大禘也詩殷
朱子曰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

也

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君又及其
鄉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
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群
廟之主此宜為禘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雖禘太祖也周頌

朱子曰祭法(周)人禘(馨)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
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馨)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
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
(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亦謂之吉
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
宜為禘(馨)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馨)稷者若以

為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存之誤也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陳氏曰趙伯循謂禘祭不兼群廟之主為其疎遠不敢褻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相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雖禘太祖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兼群廟之說其足信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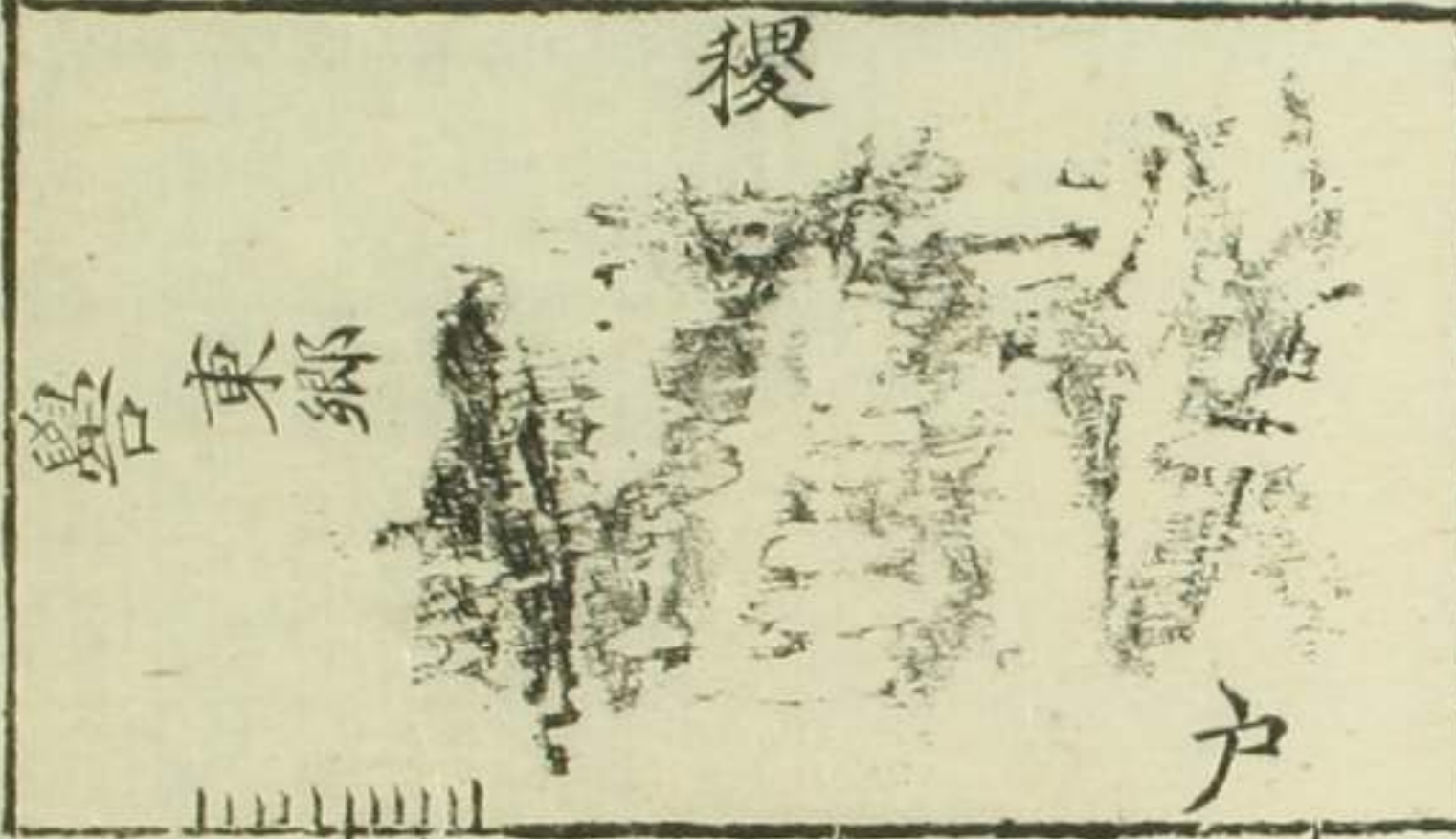
楊氏曰愚按禘祭不兼群廟之主此非趙伯循之臆說也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不兼群廟之主明矣曾子問去禘祭其太廟祝迎四廟之主又云非禘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皆指禘祭而言並無一言說禘為殷祭則禘不兼群廟之主又明矣是以朱子

疑長發為大禘之詩疑雝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是蓋以理決之而不為詩序所惑也且詩頌長發大禘但述玄王以下而上不及於所自出之帝雖禘太祖無一詞及其(饗)稷而皆稱述(文王)(武王)則安得謂之禘詩乎詩序之不足信於此尤可見矣

按爾雅以禘為大祭祭法序禘先於郊夫子答或人之問禘不敢易其對而以為知其說者於天下國家如指諸掌由是後之儒者以禘為祭中之至大者而必推尊其所以大之說故或以祖之所自出為天帝其意必謂郊明堂猶祀天禘大祭也豈止於祀祖而已乎又以禘為并祀群廟之主其意必謂禘猶並祀群廟禘大祭也豈止於祀祖及祖之所自出而已乎此二說者趙伯循楊信齋諸公闢之

善矣至於大禘之外復有時禘則見於禮記左傳者具有明文而趙楊二公獨不以為然其意亦必謂禘大祭也不當復以此名時祭然不知禘亦大祭而亦有禘時祭之分則禘何害其為一名而二祭乎然則以禘為配天以禘為合祀群祖以禘為非時享其意皆本於欲推尊禘祭之所以大而不欲小之故耳

朱子周大禘圖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文獻卷一百一十一 宗廟考 四

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祿用虎彝雖彝皆有舟其朝踐

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鄭司農云追

黃氏曰禘追祭其所自出故為追享。詳見祭義司尊彝注。湯

氏曰司尊彝云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謂禘祫也。所用尊彝皆

同則禘禮大略當如祫禮。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烝非也。全其體而。天子

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牛也。禘郊不過蕭栗。同。上。王肅

聖蓋論曰。王問。觀射父祀牲何及。對曰。禘郊不過蕭栗。射父自謂天子之禘。作用蕭栗之牲。不以禘為祀天也。

楊氏曰。愚按王肅以禘用蕭栗之牲而非祀天。此言是矣。但

王肅又以禘為殷祭。則與祫無異。而不知所謂禘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亦未為得也。愚謂祭天用騂犢。天子適諸侯。諸侯

膳用犢。尊尊之義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尊。而且遠。亦用

蕭栗尊之。如天也。祖考與天本一氣。祖考近而親。故以人道

事之所自出之帝尊。而且遠。故以天道事之也。又按禘禮

大略。雖與祫禮同。然大禘則合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禘

又上及其祖之所自出。則禘又大於祫矣。馬融王肅皆云。禘

大禘小此言是也。鄭玄注經。乃云。禘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

一祭二名。禮無差降。彼蓋不深考。大傳小記之文。與四代禘

郊祖宗之義。但以禘祫同為殷祭。而不知禘為祭其祖之所

自出。所以徒為此紛紛也。鄭氏禘祫志曰。禘備五齊三酒。禘

以四齊二酒。祫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賈公考曰。禘十

有二獻。禘九獻。此蓋注疏家溺於禘大禘小之說。然也。爾雅

曰。禘大祭也。夫禘祠烝嘗。時禘大禘皆宗廟祭也。爾雅特言

禘為大祭。則禘大於祫可知矣。明堂位言。魯以禘禮祀周公

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尊。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

圭。薦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琯。歲

其樂則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
禘而舞大夏此蓋王禮也用之於周公之廟已為非禮其後
他廟遂借用之如閔二年夏五月乙丑吉禘于莊公僖八年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之類是也荀偃士句曰魯有禘
樂賓祭用之則不惟借用之於祭亦借用之於享賓矣此何
異魯有佾舞雍徹而其後亦用之於季氏之庭三家之堂也
故春秋特書二禘所以譏僭禮之始也而注疏反引之以為
先王之正禮不亦誤乎賈公彥曰大禘十有二獻禘大於禘
其禮尤隆至於獻數亦當同之但禮文殘缺莫得而見節文
之詳爾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
禮樂魯公謂伯禽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

白牡尊用犧尊山壘樽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
篋息緩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梳若管菡居備升

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
味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

天下也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
象骨節之鬱鬱之器也黃彝也尊酌鬱尊也獻也瓚形如盤容
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鬱尊也鬱尊以竹為之
者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
角皆以璧飾其口也梳始有四足也
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未干赤大首也
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
昧師堂教昧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箏以簧
季夏非禘祭之月故知是周之季夏
尊為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為尊
祭時所薦菹醢之屬篋形似管以竹為之
之爵名加謂尸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醕尸名為朝獻朝獻
竟而夫人酌盜齊亞獻名為再獻又名為加于時薦加豆籩也
此再獻之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其璧散者夫人再
獻訖諸侯為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總而

言之亦得稱加故此總云加以璧散璧角先散後角便文也
燬兩代也也虞祖各統統形四足如案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
寸高一尺諸侯如雲氣天子儀飾之夏祖名燬燬亦如統而橫
柱四足中史如距也賀云直有脚曰統加脚中史橫木曰燬升
歌升堂歌清廟下管堂下吹管以備象武之詩朱干玉戚赤盾
柄而玉飾斧也冕而舞大武者冕衣冕也大武武王樂也王著
夏者皮弁三王之服也舞武王伐紂之樂也皮弁素積楊而舞大
楊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舞周樂皮弁是三
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周樂是武武質故不楊夏樂文文
故楊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故樂統云諸侯之祭
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是也特東夷之
樂也任南蠻之樂也若周公德廣非唯用四代之樂亦為蠻夷
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於庭也唯言夷蠻則戎狄從可知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

薦豆蓬鄉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

而天下大服褱音輝袒音誕副首飾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

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大夫則自輸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肉

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也命婦於肉

大刑重罪也於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宜享此也○知音加也

行禮之儀尸初入之時君特之於阼夫人立於東房中

也闕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朝非公喪制未闕時別立

書以示譏左氏曰速也公羊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何以書譏

始不三年也穀梁曰吉禘者不吉是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

非之也趙氏曰魯之用禘蓋於周公朝而上又文王文王即周

特於莊公廟行之亦猶因周公廟有八佾季氏遂用之於莊

也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官明用其禮物耳不追

配文王也春秋書吉禘于莊公○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

識其不當吉又不當禘于莊也○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

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太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

致故音試左氏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

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寢小寢也同同盟將葬

姜薨葬之文則為殯廟赴同祔也公羊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

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致也公羊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

宜致也穀梁傳禘用致夫人非禮也趙氏曰譏其非時之○孟

文獻卷之二十一 宗廟考

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

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

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

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疏曰獻子言十一月建子冬至既祭

上帝故建午夏至亦可禘祖以兩月日至相對故祭祖廟與

天相對也故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也此言非也凡大祭

宜用首時應禘於孟月於夏家定四月於周為六月故明堂位

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是夏之孟月也獻子捨此

義欲以此二至相當以天對祖殊失禮意○雜記下○禮氏曰

禘本以夏之孟月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為之○孔子曰我

又曰其年數或每年一行或三年一行未可知也○孔子曰我

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

矣禮○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朱子曰成王以

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朝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

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

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

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

禮焉故發此歎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

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朱子曰先生謂本道遠之意莫深於

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

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

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

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問禘之說朱子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

遼絕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

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太畧闊遠難盡其感

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

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又曰

程先生說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併群廟之主皆祭之裕則

止自始祖而下合群廟之主皆祭之所謂禘之說恐不然故

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問禘之說諸儒多作魯齊

僖公於閔公之上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之如何曰禘是

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即
不魯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
只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也

楊氏曰愚聞之師曰鄭氏以禘祫皆為魯禮抑不知天子有
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成王賜周公以禘禮蓋亦禘於周
公之廟爾閔僖二公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致夫人春秋常
事不書特書閔僖二禘者惡僭竊之始也今乃據春秋書二
禘以為魯禮可乎又以禘祫同為殷祭抑不知祫者合毀廟
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方謂之殷祭禘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此祭不兼群廟之主
為其尊遠不敢褻也今乃謂禘為殷祭可乎惟其以禘祫皆
為魯禮又以禘祫同為殷祭故後之言禘者皆求之於一祫

一禘之中而不求於禘其祖之所自出混禘於祫而遂至於
不知有禘遂使二千年來國家大典禮為所汨壞是誰之過
與然義理在人心終不可埋沒唐大曆間趙伯循作春秋纂
例獨得其說於大傳小記祭法之中以破鄭氏諸儒注疏之
繆學士大夫皆是之然其說未明於上也伏讀國朝會要元
豐五年神宗皇帝因論廟祭以為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
出故禮不王不禘蓋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神明力大可以
及遠故於祖禩之外又及其遠祖猶以為未足也推而上之
及其祖之所自出自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其祖之所自
出其禘禮固可廢也宰臣蔡確曰諸儒議論紛紜莫知禘之
本意聖訓發明非臣等所及神宗皇帝聖學高明當時儒臣
有能推廣上意尋繹古典以成之則二千年已廢之禮可復

舉行於後世惜也帝之說已明於上而莫有能將順之於下也或曰虞夏殷周四代各有自出之帝則禘禮可行也後世如漢高祖崛起草野五載而成帝業非有所自出之帝如虞夏商周世系相承可考也則宜何禘乎曰木有本水有源人莫不有所自出之祖若論所自出之根源則厥初生民之祖是也虞夏殷周有所自出之帝故報本追遠之心上及於黃帝帝嚳而止若報本追遠之心未有所止則必至於厥初生民之祖而後已是以程子祭禮有冬至祭初祖一條以明孝子慈孫報本追遠深長之思仁孝誠敬無窮之念後來朱子又以初祖之祭似禘而不敢行夫程子未嘗建議於朝脩定祭禮所論冬至祭始祖一節亦統言祭禮之大綱未及於尊卑輕重隆殺之差也朱子以初祖之祭似禘而不敢行者以禮不王不禘故也漢世既無太祖廟又不禘及初祖此不可以為法後之君子有能推明大傳小記之文虞夏殷周已行之禮參之以程子朱子精微之論則禘禮可行而古人甚盛之典復見於後世矣

又曰愚按禮經唯禘禮為注疏汨壞最甚夫禘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見於大傳小記祭法及歲禮子夏傳甚詳且明如此鄭康成見祭法禘文皆在郊上率爾立論謂禘大於郊而以禘為祭天之名既又以地示宗廟亦是大祭復指禘為祭地示祭宗廟之名且於大司樂注中立為三禘之說以實之支離泛濫不可收拾諸儒已辨其謬矣若夫以禘為祭宗廟似矣但謂禘為時祭又謂禘為殷祭又與大傳小記

祭法大相違背其故何哉蓋以禘為時祭此緣記禮者之誤
鄭氏不能察而遂指為夏殷禮趙氏已辨之矣唯以禘為殷
祭則其失已久其混淆益甚愚前已言之今併列先儒之說
於後庶可參見

漢元帝永光四年罷郡國廟詔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
議廟制

韋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
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送互也親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
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師古曰殷大也禘諦也祫祭之祫合也祫祭者毀廟與
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
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
如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
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示有終也錄見宗廟門

哀帝時議毀廟劉歆以為禮去事有殺去除也殺斬也所何反故春秋外

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禴則日祭魯高則月祀二禘

則時享壇墀則歲貢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

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求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

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

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曾灼曰以

子况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毀棄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蠹故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

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失禮意矣

漢舊儀宗廟三歲一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隳

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堂上西北隅帳中皆

長一丈廣六尺繡榻厚一尺著之以坐幄卻六寸白銀扣鈿器

每大牢中分之右辨上帝左辨上后尸俱俎餘委肉穆東面皆
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尸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坐法太常道皇
帝入北門群臣陪位者皆舉手班辟及走逆首伏大鴻臚大行
令九賓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奉觴酒從帝進謁贊
享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卮酒卻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
子為昭孫為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却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贊享
曰奉高祖賜賚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
見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卮畢群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
衣中詔罷當從者奉引皇帝

按西漢書未嘗言禘祫之祀惟漢舊儀載其制頗詳又韋
玄成傳載諸儒因議毀廟而及禘祫其說并著于此然則
以禘為五年之殷祭以禘為祀天以禘為並祭群廟韋劉
諸人所言已如此鄭康成特襲其訛耳劉歆大禘則終王
之說是每王一世方一舉禘禮又與五年之說不合云

光武建武十八年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為昭
南向子為穆北向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
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統奏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禘
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
年再殷祭漢舊制三年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
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為禘祭又建武十八年親幸長安亦
行此禮記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禘
五年一禘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禘
之為言禘諦誕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
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

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拾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自是禘祫遂定志及張純傳章帝建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來假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質又非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脩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恩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虛空不知所裁庶或享之豈亡克謹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

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先儒林氏楊氏皆以為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拾僖公定公八年有禘遂依約想像而立為此說蓋以魯僭亂之制定為周禮以誤後人然

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然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禮為周禮非魯禮也

魏明帝太和六年尚書難王肅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群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荅曰以為禘祫殷祭群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表准正論曰先儒或以為同或以為異然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王肅議

曰今宜以崩年數按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于莊公是時經經之中至二十五日大祥便禘不復禘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禫月乃禘趙怡等以為皇帝崩二十七日之後乃得禘於王肅又奏如鄭玄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不得之謂殷祭以築盛百物豐衍備具為殷之者夫孝子盡心於事親致敬於四時此時具物不可以不備無緣儉祭其親累年而後一豐其饌夫謂殷者因以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毀以為毀廟之主皆祭謂殷者夫毀廟祭於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所不合宜非事之理近尚書難臣以魯子問唯禘於太祖群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答以為禘禘殷祭群主皆合舉禘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禘禘大祭獨舉禘則禘亦可知也於禮記則以禘為大於論語則以禘為盛進退未知其可也漢光武時下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禘者唯未毀之主合而已矣鄭玄以為禘者各於其廟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禘以禘唯為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為夏祭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于武宮又曰烝嘗禘於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鄭斯失矣至於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鄭據春秋與大義乖按大和八年用王肅義袁准曰禘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玉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若禘禘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禘也然則禘大而禘小謂禘為殷祭者大於四時皆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

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禘毀廟之主陳于太祖夫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乎太廟何謂也曰夫禘及壇墀則毀廟也俱祭毀廟但所及異耳所及則異毀與未毀則同此論者所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劉歆賈逵同毀與未毀是也不別禘祫遠近則非也

東晉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明帝太和元年三月皇后庾氏崩發帝海西公右也十月殷此哀皇帝再周之內庾氏既葬

家大吉乃循殷事元興三年夏應殷太常博士徐乾等議應用孟秋進用孟冬時孔安國云自太和四年已後殷祭皆用孟秋非失也

安帝義熙三年當殷御史中丞范泰議以章后喪未一周不應殷祠時從太常劉瑾議小君之喪不以廢大禮泰議曰今雖既崩之後得以前祭

言非當若臣啓不允則責失奏彈初元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祀進用十月若計常限今當用冬若更起端則應四月時尚書

奏從領司徒王謚議及初四月為殷祠之始謚議曰有非常之慶

惟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太常劉瑾議殷無定月考時致敬具禮

意尚簡去年祠雖於日有差而情與允備宜仍以為正徐乾議三

年一裕五年一禘經傳經籍不見補殷之文著作即除廣議若用

三十月今則應用四月于時有殷而遷在冬從太元元年十月未合

祠若用常三十月今則應用二年四月是追計辛未歲十月未合

官墮失速用十月本非正朝以失為始尚書奏從謚議博士陳舒

表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間舍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議合矣博士

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墀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

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徐邈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大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有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酌三時皆禘禘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按明堂夏六月以禘禮祀至孟獻子禘其祖則今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則今之六月邈答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禘三時皆可者蓋喪終則吉而禘服終無常故禘隨所遇唯春不禘故曰特初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茲烝嘗以時况禘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月當殷祀賀循禘以穆昭北行南行

宋制殷祭皆即吉乃行**武帝**求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制即言聖代宜耳**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祀十三烝禮大學博士徐道焜議曰按禘禘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在四時禮也周禮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嘗稻晉以春烝曲沃齊十一月嘗太公

此並孟中區分不共之明矣尋殷祀重於禘禮輕尚異月重寧及同且祭不欲數數則黷今爾何煩享於禮為煩**建元元年十一月有司奏依舊令今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即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初則猶在禘內丁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璋生議按禮三年喪且禘於太廟見於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故無禘享之義自漢已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肯吉大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周祥變猶服縞素未為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年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朱膺之議虞禮云中以禘禘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禘禘當四時之祭月則未以其妃配衰未忘也惟此未禘不得祭也春秋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鄭注云禘明禘內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凡二月吉禘於文不禘禘明禘內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凡二月吉禘於文亦以魯閔因紀制耳何以全許素冠何吉禘即中周景遠參議亦三年九月十日傳亮議曰權制即吉聖代宜耳宗廟大禮宜依舊古典謂徐宏朱膺之議用大明七年二月有司奏四月應殷祠來二年十月殷祀為允詔可

若事未得用孟秋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按禮記云天子禘於國議自太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又云永和十年至今五月餘年用三十月輒殷祀傅士徐乾難安國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

又獻卷之一百一 宗廟考

殷祠是不專用冬夏時雖不從乾議而安國無以奪之今
若以來年四月未得殷祀遷用立秋於禮無違矣詔可

梁制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以夏祫以冬皆以功臣配
其儀頗同南郊

尚書左丞何佟之議曰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為小祫於秋冬
萬物皆成其禮尤大司勳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蒸知祫尤大
乃及之也近代禘祫並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詔從之

陳制五年再殷殷大祫而合祭也

魏文帝大和十三年詔公卿議王鄭言禘祫之是非尚書游明根
言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圓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
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圓丘常合不言祫
宗廟時祫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
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特初於嘗於烝則祫嘗

祫烝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書監高閭又言禘祭圓丘與鄭

義同者以為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

何又大傳云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自既灌

以據爾雅稱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

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

因先有祫遂生兩名其宗廟禘祫之祭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禘止

於一時一時者祭不欲數一歲三禘愚以為過數詔曰明根閭等

據二家之議論禘祫詳矣至於事取折衷猶有未允閭以禘祫為

名義同王氏禘祭圓丘事與鄭同無非間然明根以鄭氏等兩名

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俱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禮事

有難從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數

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代盡則毀以示有終之

義三年而禘以申追遠之情禘禘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
毀廟三年一禘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為闕七廟四時常祭禘則三
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簡王以禘為一祭王義為長鄭以
圓立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為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禘并
為一名從王禘是祭圓立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
五年一禘改禘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則旅天禮
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著之於令求為代法

宣武帝景明中秘書丞孫惠蔚上言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
至廢帝正始二年積二十五晦為大祥有司以為禫在二十七月
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禘王肅以為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禘祭雖
各異議至於喪畢之禘明年之禘其義一焉請取鄭禘王禫終此
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禘六室宗祏升食太祖明年春享成禘群廟

自茲以後五年為常又古之祭法時禘並行天子先禘後時諸侯
先時後禘諸侯先時後禘此施古為當在今則否且禮有升降事
有文質適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禘之月宜減時祭從之延昌四年
正月宣武帝崩孝明即位三月時議來秋七月應蒸祭于太祖太
常卿崔亮上言今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
於殷禘宜存古典按禮三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又
按杜元凱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皇后以太和四年六
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月行事而猶未禘王肅以為既除即
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禘宜存古禮高堂隆如肅議於是停殷祭又
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元年七
月禘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群廟亦三年乃禘准古禮及晉魏之議
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禘祭應停宜待三年終乃後禘從

致堂胡氏曰宗廟之祭莫重於禘祫而自漢以來諸儒之論紛紜交錯誠如聚訟莫得其要則混然行之不有達理真儒擇乎經訓而折其衷何以破古昔之昏昏示後來之昭昭耶真儒之言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尊卑之等也所以知天子禘者以禮云禮不王不禘知之也所以知諸侯祫者魯侯國當用祫而以賜天子禮樂故春秋中有禘無祫而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言諸侯不當用禘也禘祫者合祭之名耳天子有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餘廟以昭穆合食於前是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合群廟之主而食於太廟是之謂祫若其時其物則視其所得用而隆殺之矣以此斷禘祫豈不明哉

按以禘祫為共一祭而異名以禘為合祭祖宗審諦昭穆之義漢儒之說也近代諸儒多不以為然獨致堂從之然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即繼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太祖其文意亦似共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祫必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祫則于祫可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所以魯之禘祭者即祫也若大傳文諸侯之下更有一祫字則其義尤明

後齊禘祫如梁之制每祭室一太宰始以皇后預祭
後周禘祫則於太祖廟亦以皇后預祭其儀與後齊同

隋三年一禘以孟冬遷主未遷主合食於太祖之廟五年一禘以孟夏其遷主各食其所遷之廟未遷之主各於其廟禘祫之日則停時享而陳諸瑞物及伐國所獲珍奇於廟庭及以功臣配享唐高宗上元三年十月當祫而有司疑其年數太學博士史玄璨等議以為新君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祭蓋從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禘後三年禘常在祫後二年魯宣公八年禘僖公蓋二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而再禘昭公二十年禘至二十五年又禘此可知也議者以玄璨言有經據遂從之玄宗開元六年睿宗崩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禘祫各自計年不相通數九七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為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祫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玄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而邈為

謂二禘祖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此最為得遂用其說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合於再殷之義而置祫先後不同焉致堂胡氏曰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省於其君千祫及其高祖是天子禘諸侯大夫士祫之正文也終大傳一篇無舛駁于聖王之教者此孔氏所傳也王制乃漢儒刺經為之出於孝文之世其言舛駁于聖王之教者多矣固非孔氏所傳也以義類考之禘祫皆合食也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於太祖廟合群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上下之殺也魯諸侯何以得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上祀周公於是乎有禘所

以春秋言禘不言禘也此稽大傳而折衷者也王制之文曰
春杓夏禘又曰天子禘禘禘禘禘禘又曰諸侯禘一牲一禘
又曰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其言紛錯淆亂莫可按據鄭
氏不能辯正又曲為之說春杓夏禘乃夏殷祭名周則改之
以禘為殷祭且王制所載六官之事皆周制也此惑於漢儒
而不通禘義之一也又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主於祖
廟而祭之謂之禘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二也又曰天子
先禘而後時祭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祭之三也又曰魯禮三
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此惑於漢儒不通禘
義之四也又曰禘殷祭也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此又自
叛其說不曉禘義之五也又曰諸侯禘歲不禘下天子此又
不曉禘義之六也其釋大傳禘禘由禘其所自出謂郊天也
此又斷以已意不曉禘義之七也其失有七而未嘗折衷於
孔子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侯無禘而當禘天子
無禘而有禘豈不明白而易知乎後世惟王制之信憑鄭氏
所釋而不考祭法大傳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禘冬禘始知
其數而瀆也不亦失之遠乎天子諸侯之禮若一與二之辨
豈可僭哉魯受成王之賜以臣僭君孔子已深非之况後世
尊漢儒之謬以君用臣反不能知其失乎聖君監此則一言
而決矣

天寶八載制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自今以後每禘禘並於太
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玄宗下以盡虔恭
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禘其常享則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
虧於必備已後每緣禘禘其常享無廢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

獻

致堂胡氏曰唐非李聃之裔而以聃為祖孝子慈孫豈忍為也使聃而果祖也猶非所自出之帝不得與合食之享况非其祖而加之祖考之上是有兩姓之廟也此唐世典禮之大失而當時無一人言者君好諛而臣獻諂故雖以他人為祖而終不得知又况其餘乎

德宗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奏曰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世數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懿獻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存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

穆懿獻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微諸故實有所未安請下百僚無議勅旨依

禮禘祫太祖位于西而東向其子孫列為昭穆昭南向而穆北向雖已毀廟之主皆出而序于昭穆殷周之興太祖世遠而群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禮易明漢魏以來其興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創國之君為太祖而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之上於是禘祫不得如古而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興以景皇帝為太祖而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內至禘祫乃盡東向之位而太祖與群廟列於昭穆代宗即位祔玄宗肅宗而遷獻祖懿祖于夾室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禘祫得正其位而東向而獻懿不合食建中二年大學博士陳京請為獻祖懿祖立別廟至禘祫則享禮儀使顏真卿議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遷

之尊而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已以奉祖完可也乃引晉蔡謨
議以獻祖居東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為昭穆由是議者紛
然貞元十七年大常卿裴郁議以太祖百代不遷獻懿二祖親
盡廟遷而居東向非是請下百僚義工部郎中張薦等議與真
卿同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七人曰真卿所用晉蔡謨之議也謨
為禹不先懸之說雖有其言當時不用獻懿二祖宜藏夾室以
合祭法遠廟為祧而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之義吏部郎中
柳冕等十二人曰周禮有先公之祧遷祖藏於后稷之廟其周
未受命之祧乎又有先王之祧其遷主藏於文武之廟其周已
受命之祧乎今獻祖懿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司勳
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於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歲則祭之
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曰遷神主於德明興聖

朝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獻祖東向禘則太祖東向十一年左
司郎中陸淳曰議者多矣不過三而已一曰復太祖之正位二
曰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三曰祫則獻祖禘則太祖迭居東向而
復正太廟之位為是然太祖復位則獻懿之主宜有所歸一曰
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園寢四曰祔于興聖然而
藏諸夾室則無享獻之期置之別廟則非禮經之文遷于寢園
則亂宗廟之儀唯祔于興聖為是至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
獻議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議戶部尚書王詔等五十五人請遷
懿祖祔興聖廟議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向之位
四門博士韓愈獻議曰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而申明其說一
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
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

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享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享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

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殤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王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此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

朱子韓文考異曰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為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

貞元十二年禘祭太廟近例禘祭及親拜郊令中使引傳國寶至壇所昭示武功至是上以傳國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禮官一

入就內庫監引領至太廟焉

昭宗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享於太廟三
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正獻皇太
后韋氏文宗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
議並置別廟每年五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皆於本廟行事無奉
神主入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以三
太后祔享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議見后妃廟門

